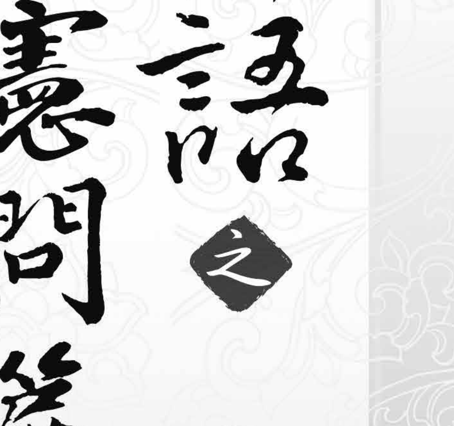
借經問心 14

論語之憲問篇



序言

借著聖典當銅鏡　經論古訓啟智明
問君修道為何事　心靈淨化歸本性

有人告訴我，萬物都是大道所生，身為萬物之靈長的人類亦不例外。人人本具有一顆善良的佛心，這是上天的傑作，也是我們寶貴的財富，其中充滿了智慧，可以讓我們施展無窮的能力，在這娑婆的五濁世界中，歷練出優良的成績，順利通過千錘百鍊的世事考驗，返回清靜無為的至善地。然而在這嚴峻的磨練考驗中，許多受到塵世名利情愛的誘惑，沉迷於虛情假景，造成了許多靈性在苦海流浪，為了喚回沉淪於紅塵的靈兒，上天派遣許多靈性的導師來到人間，示現苦海流浪記，創造浪子回頭金不換的故事，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智慧經

典，引導我們回歸清淨的涅槃地，這就是大道根本的無極地。歷來五教聖人及諸聖仙佛，都是在扮演著度化眾生，脫離苦海的角色，讓我們在苦海中有慈航引渡，感恩上天暨諸聖仙佛的慈悲，讓我們在黑暗中有明燈指引，讓修士能藉機點燃心燈，開啟久被蒙蔽的智慧。

聖佛仙真所著述的無數經典，無一不是為眾生的靈性淨化而撰述，深恐世人沉迷日久，為慾望所蒙蔽，未能看清楚人間的陷阱，視名利財貨為重，卻忽視最重要的本性，因而長時來沉迷於六道輪迴，難以覺醒。上天本是要借重凡塵假相，用以磨練身心靈，找回本有的真性。然許多的靈性卻因此而產生無明，甚至以聖佛的聖典做為經營名利的工具，實有違反上天派遣聖佛降世的本意，不能使靈性上升，反而沉淪墮落。修道的重點在修心，修心之要在淨心，心性淨空，佛性無遮，自然明理，如果只停留在學問的論述，為名為利為情所困惑，實是可惜。

如今有幸能有機會接觸聖典，受到諸聖仙佛的教化，深深感觸修道必先依據聖典的指示，不斷借經以反問己心，我們與聖佛的差別在何處？明理實修，親證本性乃是重要的方法。研究經典，除了首要會念、會解之外，尚須融入於心，應用於生活中，使能達於圓滿的境界，才能把聖經的知識轉化成智慧。因而將此一系列命名為《借經問心》，首先從儒家經書的《論語》開始，探討至聖先師孔夫子以及相關的人士，如何在生活中帶領我們找到心中的本性。《論語》共有二十篇，將分為二十冊來探究，其重點在於借文中所載之道以明心，在生活的每一細節中，體會到本性與大自然生活的關係，使能在生活的當下，認明本心，悟得本性。期待有緣人能共襄盛舉。道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借經典、經驗問問自己的心，找回自己的本性，從明心見性悟後起修而回歸本位，才不至於浪費此生遺憾終身。本冊是《借經問心》系列，《論語》第十四篇《憲問篇》的心得。

世事多變化，近年來世界各國疫情嚴重，各種災難頻傳，在在告訴我們要勤於修行，才得以化解災劫。此時乃上天賜給我們許多自我磨練成長淨化心性的機會，只要精進努力，將給自己找回清靜的心性，但願共同攜手努力，互相提醒，把握時機，認理學修。感恩韋憲前賢撥冗校對，同時也感恩十方大德出資付梓，讓此書能與眾人見面，更感恩諸聖仙佛的神佑啟示。祈求上天，早日化解疫情，願大家諸事圓滿。

後學　癡翁敬序

西元二〇二二年五月一日（農曆壬寅年四月一日）於勤學齋

目錄

序言 …… 2
引言 …… 8
本篇人物簡介 …… 11
01 憲問有關恥 …… 20
02 可以為難矣 …… 24
03 不足以為士 …… 28
04 有道與無道 …… 32
05 仁者必有勇 …… 36
06 君子哉若人 …… 40
07 君子有不仁 …… 44
08 愛之能勿勞 …… 48
09 裨諶草創之 …… 52
10 子產能惠人 …… 56
11 奪伯氏駢邑 …… 60
12 貧而無怨難 …… 64
13 孟公綽為優 …… 68
14 文之以禮樂 …… 72
15 今之成人者 …… 76
16 子問公明賈 …… 80
17 人不厭其言 …… 84
18 臧武仲以防 …… 88
19 晉文公不正 …… 92
20 管仲之力也 …… 96
21 管仲相桓公 …… 100
22 可以為文矣 …… 104

23 衛靈公無道 …… 108
24 其言之不怍 …… 112
25 陳恆弒其君 …… 116
26 勿欺而犯之 …… 120
27 君子向上達 …… 124
28 古學者為己 …… 128
29 寡過而未能 …… 132
30 在其位謀政 …… 136
31 思不出其位 …… 140
32 恥言過其行 …… 144
33 夫子自道也 …… 148
34 夫我則不暇 …… 152
35 患其不能也 …… 156
36 抑亦先覺者 …… 160
37 非敢為佞也 …… 164
38 驥不稱其力 …… 168
39 以德來報德 …… 172
40 下學而上達 …… 176
41 道之將行也 …… 180
42 作者七人矣 …… 184
43 知不可而為 …… 188
44 子擊磬於衛 …… 192
45 深厲淺則揭 …… 196
46 古之人皆然 …… 200
47 則民易使也 …… 204
48 修己以安人 …… 208
49 幼而不孫弟 …… 212
50 欲速成者也 …… 216

引言

克伐怨欲人之惡習　修道修心早日遠離

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怨天尤人愚癡至極

《憲問篇》以原憲向孔夫子問恥，夫子回以「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為首章。接著又問：「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夫子回以「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可見孔夫子對仁的認定標準是很高的。接著談及待人處事的原則：士而懷居不能稱士；邦有道與無道，應有的言行；有德與有言，仁者與勇者的關係。並從南宮适所問，稱讚他是位有德的君子。夫子接著又談到君子、小人與仁德的關係；愛人與忠君的作為。

夫子又談及鄭國的外交政策，並且對於子產、子西、管仲的為人做出說明。接著又說：「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又談到

孟公綽的才能。接著回答子路問成人說：「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接著夫子問清楚公明賈說公叔文子「不言、不笑、不取」的真相，又揭開臧武仲要君的真面目。

孔夫子在篇中，說明晉文公與齊桓公的為人。接著回答子路與子貢，質疑管仲當齊桓公的宰相，做出精闢的分析。又說明公叔文子能有「文」之諡號的原因，又向季康子說明衛靈公無道，又不亡國的原因。夫子又說：「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又敘述孔夫子如何處理「陳成子弒簡公」之事，接著回答子路問事君：「勿欺也，而犯之。」又說「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並且讚歎蘧伯玉的使者；又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篇中曾子說：「君子思不出其位。」孔夫子又說「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並說君子之道有三，自己謙稱做不到，子貢說夫子自道。接著指責子貢方人；又說「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說明賢者的條件；對於微生畝的質疑做出回應；又說「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又說明德與怨的關係；夫子自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又說「道之將行，道之將廢」皆是天命；又說明隱士的區別。

子路宿於石門，被守城門者奚落夫子；孔夫子在衛國遇到荷蕢的隱士被奚落，感嘆末世之難。孔夫子在篇中回答子張「三年守喪」的情況；還說「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回答子路問君子，要能修己以安人。對於故友原壤的行為 加以斥責；最後對於闕黨童子的行為，提出糾正。本篇共有四十六章，分成五十道題，將一一分析解說。

本篇人物簡介

● **憲**（西元前515年至？）

姓原名憲，字子思，又稱原思，春秋末年生於魯國，為孔夫子的學生，少孔夫子三十六歲，以安貧樂道著稱。

● **羿**

史稱后羿，又稱夷羿，相傳為夏代東夷族的首領，原為夏代有窮氏之君，以善射著稱，曾射日。奪取夏太康的王位，喜狩獵，不理民事，後為寒浞所殺。

● **奡**（**讀奧**）

妘姓，寒氏，名澆，因被封於過，又稱過澆。夏朝東夷伯名氏人，父寒浞為有窮氏首領，后羿的宰相。后羿取代夏天子之後，沉迷於飲酒畋獵，寒浞發動兵變，殺后羿，自立為王，封澆於過。奡力氣大，能在陸地行舟，後為夏少康所殺，史稱「少康中興」。

● **稷**

姬姓，相傳為周的始祖，乃有邰氏之女姜嫄，踏巨人之腳跡，懷孕而生。因生後棄之於野，故名棄。長而喜好農耕，堯舉他為農官，教民耕種，舜封他於邰（今陝西武功西），號后稷。

● **裨諶（讀皮陳）**

又稱卑諶。春秋時鄭國大夫，善謀，鄭國的外交辭令，都由他起草。

● **世叔**

姬姓，游氏，名吉，字子太叔，即是《左傳》中所稱的子太叔，名游吉，春秋時鄭國的大夫。鄭穆公的曾孫，公子偃的孫子，子蟜的兒子，歷事鄭簡公、鄭定公，善於辭令，多次出使楚國、晉國，輔佐並繼子產執政。

● **子羽**

姓公孫名揮，字子羽，春秋時鄭國人，擔任行人（使者）之職，協助子產治理鄭國，專門負責處理外交事務。

● **子西**

姓公孫名夏，字子西，公子騑之子，鄭穆公之孫，擔任鄭國的大夫，是子產的同宗兄弟，子產是繼任他而主持鄭國的國政。

● **伯氏**

齊國的大夫，其采地在駢邑。管仲相齊時，伯氏有罪，削奪伯氏之地，伯氏自知有罪，而心服管氏之功，終生無怨言。

● **孟公綽**

姬姓，孟孫氏，春秋時魯國的大夫，為孔夫子所尊重的人，秉性寡欲。

● **臧武仲**

姬姓，臧孫氏，名紇，春秋時魯國的大夫，曾任司寇。因幫助季武

子而得罪孟孫氏，後至齊，因料知齊莊公將被殺，因而設法推卸莊公所賜田，不久死於齊。

● **卞莊子**

又稱管莊子、弁莊子。春秋時魯國的大夫，因弁莊子居於此，故名弁莊，在今山東省臨沂市蘭陵縣弁莊街辦事處，以勇力著稱，據說他曾刺雙虎，在一次戰爭中，殺敵七十人，力戰而死。善於侍奉母親。

● **公明賈**

姓公明名賈，春秋時衛國人。

● **公叔文子**

姓公孫名發，又名公孫拔，春秋時衛國的大夫，衛獻公之孫，成子當之子，諡文。為人廉靜，當時人稱其不言、不笑、不取。曾薦其家臣僎為大夫，通升於公朝。

● **晉文公**（西元前697年至西元前628年）

姬姓，晉氏，名重耳，晉獻公之子，為晉國的國君，在趙衰、狐偃、賈佗、先軫、魏武子、介之推等人的輔佐下，改革內政，國勢強盛，成為春秋五霸之一。

● **齊桓公**（？至西元前643年）

姜姓，齊氏，名小白，齊僖公的兒子，齊襄公的弟弟，為春秋時齊國第十五位國君。任用管仲，改革內政，國勢強盛，九會諸侯，尊王攘夷，成為春秋五霸之首。

● **公子糾**（？至西元前685年）

姜姓，名糾，春秋時齊國人，齊襄公之弟及齊桓公之兄。襄公無道，糾與其弟小白逃往國外。糾由管仲、召忽侍奉逃往魯國。襄公被殺後，小白先入齊國，立為君，是為齊桓公，興兵逼魯國殺糾。

● **召忽（？至西元前685年）**

春秋時齊國人，公子糾的老師，在與管仲保護糾爭奪君位時，失利而自殺。

● **僎（讀賺）**

又稱撰或選，春秋時魯國大夫，公叔文子的家臣，品操與文子相同，文子將他推薦於公朝，通為大夫。

● **衛靈公（西元前540年至西元前493年）**

姬姓，名元，春秋時衛國的國君，衛襄公的兒子。在位期間，縱容夫人南子干政。孔夫子曾兩次見他，卻不見任用。

● **仲叔圉**

姓孔名圉（讀雨），又稱仲叔圉，春秋時衛國的大夫，衛靈公時的名臣，聰明好學，又非常謙虛，諡文。

● **祝鮀（讀陀）**

又稱祝佗，字子魚，春秋時衛國的大夫。祝是宗廟的官職，祭祀時負責唱誦祈禱的讚詞。鮀是人名，字子魚，有口才，喜好阿諛巴結，受寵於衛靈公。

● **王孫賈**

春秋時衛國的大夫，善治軍旅。

● **陳成子**

媯姓，名恆，即田成子，因其家族出自陳國，也稱陳恆。春秋時齊國的大夫，陳乞的兒子，事簡公，於魯哀公十四年，弒殺齊簡公，立齊平王，自任執政。因害怕諸侯征伐，乃盡歸還魯、衛的侵地，與諸侯通好，以穩固政權，從此齊國政權由陳氏專權。

● **簡公（?至西元前481年）**

姜姓，名壬，齊悼公之子，齊簡公即位後，任命陳恆與闞（讀看）止為左、右相，在位四年，被陳恆所弒殺。

● **蘧伯玉（西元前585年至西元前484年）**

姬姓，蘧（讀渠）氏，名瑗，字伯玉，春秋時衛國的大夫，謚成子。為人寬厚，勤於改過，能進能退，與時代不抵觸，嚴以律己，寬以待人。其品德為孔夫子所敬重，稱其為君子。孔夫子周遊列國時，曾住過他家。

● **微生畝**

姓微生名畝，春秋時魯國德高望重的隱士，又稱尾生晦。

● **公伯寮**

姓公伯名寮，字子周，春秋末年魯國人，為孔夫子的學生，與子路同為季孫氏的家臣。

● **子服景伯**

姓子服名伯，景為謚號，又稱子服何，春秋末年魯國的大夫，是孔

夫子的學生。

● **高宗（?至西元前1192年）**

殷商賢主武丁，名昭，高宗為其廟號，是盤庚之弟小乙的兒子。是商朝第二十三位國君，在位共五十九年期間，用傳說、甘盤共輔國政，使王朝復興，死後被尊稱為「高宗」。

● **原壤**

春秋時魯國人，周文王第十六子原伯之後裔，孔夫子的故友。依據《禮記‧檀弓》記載：相傳原壤的母親死後，孔夫子去幫他治喪，他卻站在棺木上唱起歌來，對於其無禮的行為，曾受孔夫子的責備。

01 憲問有關恥

【原文】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原憲問恥孔子告訴　國家有道領薪粟穀
國家無道仍領薪資　這種行為真是恥辱

原憲請問什麼是恥，孔夫子說：「國家政治清明的時候，只知道領薪津；國家政治混亂的時候，也只知道領薪津，這就是可恥的事情。」

原憲於西元前515年生在魯國（有說是宋國或齊國），是孔夫子的學生，與顏回一樣家境非常貧窮，卻能夠安貧樂道，不畏環境的困苦而受影響。他後來隱居在衛國，所居住的環境非常狹小，只有一間小屋子，而且結構非常簡陋，可以家徒四壁來形容。房子的屋頂用茅草

蓋著，房門由蓬草編成，四處透著亮光，門軸用折斷的桑條作成，窗戶上放著破甕，並以粗布衣服塞住，猶如修道隱士的居所。一到下雨天，這樣破漏的小屋經常上漏下濕。原憲居住在這種環境，臉上沒有絲毫的愁容，還能端端正正坐在屋內彈琴唱歌，自娛自樂，心中自有一片樂境。當時子貢在衛國當相國，有一天，穿著暗紅色的禮服，外面罩著素雅的長衫，駕著他的駟馬大車去探望原憲。原憲居住在狹隘的巷子裡，子貢的豪車無法進入，只好下車，穿過小巷去見原憲。原憲帶著裂口的帽子，穿著沒後跟的破鞋，拄著藜杖去開門。子貢一看便說：「唉！先生您生病了嗎？」言下之意，您怎會變成這個樣子。原憲接著告訴他說：「一個人沒有家財，可稱為貧；光有學問卻不知道實踐，才叫做病。」原憲認為自己是貧困，卻沒有生病。

生活要有品質，能夠善用環境活出自己的格調，不必為了名利情出賣自己的人格，才是知道廉恥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君子，不至於攀緣著境而失去自己的人格，誠如《中庸》所載：「君子素其位而行，不

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如此才得以自由自在，灑脫過著逍遙的生活，如此才能做到「耳順」，而達於「從心所欲而不踰矩」的境界。

然而要達到如此的境地，必須在平時生活中，培養「行己有恥」的品德做起，無論對人對事，都要時時刻刻保持廉潔知恥的態度，誠如孟夫子在《孟子・盡心上篇》說：「羞恥心對人來說是很重要的，那些行巧詐之事的人是不必有羞恥心的，不把比不上人當作羞恥，那怎能比得上別人呢？」唯有知道自己的品德比不上別人，感到羞恥的人，才會在品德上去精進。如果一個領薪水的公務員，不盡力為國為民做事，只想要求「錢多事少離家近」，實是一件可恥的事情，是以孔夫子在此回答原憲問恥時說：「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來到人間，重要在了業了愿，以為回歸至善的本性做好準備，因

而盡力為國為民盡一己棉薄之力以貢獻社會，是一件很榮耀的事情。如果只為了追求名利情而喪失品德，不但使社會更為混亂，更陷自己於惡性輪迴中，那是在陷害自己，可見無恥的行為足以害人害己。先賢有善文勸告我們：

世間萬有總是空，識破因緣就不同；
不會眷戀於春夢，不會執著而懵懂；
種種心機都不用，率性而為合中庸；
諸善切切來遵奉，至誠感格通瑤宮；
人生如戲一齣齣，每天精彩地演出；
隨著心念一幕幕，變化無窮怎細數；
人生在世之要務，究竟為何可清楚；
隨波逐流會耽誤，隨世偃仰太迷糊。

02 可以為難矣

【原文】「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原憲又問克伐怨欲　克制不行可稱仁與
孔子回說難能可貴　吾不知道是否仁舉

原憲接著又問：「好勝、自誇、怨恨、慾望，能夠時時克制不使發生，可以稱為仁者嗎？」孔夫子說：「可以說是難能可貴，至於是否是一位仁者，我就不知道了。」

從儒家推展仁義道德的角度來看，仁德是成為君子的重要標準，從《論語》中的記述，其標準是非常高的，可以說是找回本性的重要內涵，有子在《學而篇》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

其為仁之本與！」孔夫子也在同篇說：「巧言令色，鮮矣仁！」又在《里仁篇》說：「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又說：「苟志於仁者，無惡矣。」又說：「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也，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公冶長篇》載：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又載：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可見仁是著重品德，而不是在能力上。本章原憲向孔夫子提問：「能做到克、伐、怨、欲，能克制不使發生，能稱為仁德嗎？」夫子回答：「這種人已經很難能可貴了，至於是不是仁德，就不知道了。」言下之意，尚需

進一步探究，可見對仁德要求之高。

九天玄女元君在《治心消孽真經》說明，為何學道的人很多，而知道的人很少，其原因是：「克伐怨欲四端叢起迭生，而人心所由熾，道心所由昧也。克者，好勝之謂，人特患甘為暴棄。自暴者，不足與有言；自棄者，不足與有為。果能有自勝之心，爭勝於天人之界，賦畀賴以擴充，求勝於克復之間；物累賴以消去，以視委靡不振，巽懦弗前者，豈不遠甚？其奈好字未除，則悻悻以爭勝，所爭者，愈失本真。且忿忿以求勝，所求者，無關要蘊。此則小丈夫所為，非吾道中人也。伐者，誇功之謂。古大禹不矜不伐，天平地成，建萬古之宏功，猶聞善言而拜受，無他，聖德愈高，聖量愈廣，聖不自聖，乃以為聖。且也，聖門顏子，無伐善，無施勞。蓋以善者，性分所當為，何伐之有；勞者，職分所當盡，何施之有？方且有若無，實若虛，欲然時懷不足，所由為復聖，而三月不違，一間未達耳。他如軍後曰殿，捍三軍之生命，成一將之功勳，孟之反入門策馬兩語，

夫子特表其微。降而大樹將軍，猶有斯風。試問伐者，所伐何功乎？有創非常之功否？有建莫大之功否？有垂無窮之功否？古昔聖賢，功不敢伐，何井蛙之見，嘖嘖自矜，徒見其不知量也。怨則尤，不足道，君子素位而行，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方為實際功修。何則？怨尤之念一生，則僥倖之心勝，而詭詐中之；抑窺伺之心勝，而奸險中之；且訕謗之心勝，而浮薄中之。（中略）詩三百篇，溫柔敦厚，怨而不怒，深得和平之旨。無論讀書與未讀書，童時蒙塾初入，有不讀過風詩歟？欲固為情之累。貪者，戀所欲而貪生；嗔者，拂所欲而嗔起；癡者，注於欲而若迷；愛者，溺於欲而弗返。理欲不能兩立，欲勝則理亡。（中略）余自設筏濟度以來，無非以聖賢階級，仙佛筌蹄，深有望於天下人，特患甘自鄙薄，克伐怨欲之心，未加修治，甚非任道之器。」可見克伐怨欲之心未去除，無極至善之地難進入。

03 不足以為士

【原文】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有志之士懷念安居　孔子宣說為士不許
士人應該進德修業　平時生活應有之舉

孔夫子說：「有志於進德修業的士人，如果還留戀於安逸的生活，就不配成為士人了。」

在《論語》的篇章中談到「士」，之前已有多處論及，無非是要我們能在人間做好本分的工作，以圓滿完成人道，然後才得以達到成就天道。有時我們不妨靜下心來想一想，難得的人身，如今已經得到，究竟為何難得？自古以來所有的神仙聖佛都是凡人修成，如果沒有人身，想要修成正道，是非常困難的。《雜阿含經》卷十五載：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譬如大地悉成大海，有一盲龜壽無量劫，百年一出其頭，海中有浮木，止有一孔，漂流海浪，隨風東西。盲龜百年一出其頭，當得遇此孔不？』阿難白佛：『不能，世尊！所以者何？此盲龜若至海東，浮木隨風，或至海西、南、北四維圍繞亦爾，不必相得。』佛告阿難：『盲龜浮木，雖復差違，或復相得。愚痴凡夫漂流五趣，暫復人身，甚難於彼。』」又《止觀輔行傳弘決》卷五之四載：「生世為人難，值佛生信難，猶如大海中，盲龜遇浮木。」這「盲龜浮木」的典故，是在提醒我們人身難得，遇佛聞法也不容易，當要好好把握機會，免得捨報之日，未能找回本性契入大道，空留遺憾又有何益呢？

所謂的「士」，是一與十的結合，凡事始於一而終於十，能夠明白從一至十的內涵，得以理事圓融者為士，一為真理大道的本源，十為真理大道的圓滿，能知道一的真理，還能圓滿其事者，才可稱為真正的修道士。所謂的「居」，是尸與古的結合，尸指色身，古指本

性，本性由於因緣果報而暫住此色身，色身卻居住在世界有形的環境中，明理的修道士知道來到人間，藉假境以修真本性，才得以回歸本位的道理；不明白此理的世人，常迷於世間而追逐名利情，於是沉淪於難以止息的苦海。如果修道士還懷念於世俗的享受，實在難以脫離輪迴，如何稱為真正的修道士呢？

是以老子在《道德經》第十二章提醒我們：「世間多彩繽紛的形色，易讓人眼睛損害而瞎了；種種動聽的聲音，易讓人耳朵損害而聾了；各種可口的滋味，易傷害人的味覺而麻木；縱情於騎馬打獵等向外的追逐，易導致心神不安而發狂；稀有難得的物質，易引動心神向外追求而行為脫軌。所以聖人著重於內德的培養，不追求外物而失德。因而捨棄對外的誘惑，以確保本性的純潔。」人人本具一顆善良的心，由於受到虛假世界五光十色的誘惑，難以把持而墜入輪迴的生死苦海，難以出離。修道士如果不能看清這些現象，著境而生妄想執著，就很難修成正道，因而孔夫子在《論語・里仁篇》說：「士志於

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佛家說：「萬法惟心。」濟公活佛說：「修道修心，辦道盡心。」身為修道士，當要徹底明白其中的道理，不要眷戀於色身所居的世界，糊里糊塗為了享受而沉迷，當要善用有形世界的條件，藉假境以修真心，藉著修道、辦道找回自己的良心本性，才不至於失去人身而遺憾終生。古德有《修道修心辦道盡心》之善文提醒我們：

修道修心，要修得清清靜靜；辦道盡心，要辦得歡歡喜喜；
刪改毛病，要刪得乾乾淨淨；去除脾氣，要去得徹徹底底；
綱常倫理，要做得圓圓滿滿；佛規禮節，要行得嚴嚴謹謹；
男女界線，要守得清清白白；聖凡錢財，要分得清清楚楚；
行善立德，要做得踏踏實實；待人處事，要真得誠誠懇懇。

04 有道與無道

【原文】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國家政治已上軌道 說話正直品行要好
國政混亂危行言遜 言行合宜自無困擾

孔夫子說：「國家政治清明的時候，說話正直，品行也要端正；國家政治混亂的時候，品行依然要端正，但說話要謙遜。」

人間無常，生活在其中的人，經常要面對許多情況的變化，從歷史上朝代的更迭，統治者的英明與愚蠢，出現許多不同的治理方式，生活在其中的百姓，只能各憑運氣，接受各種不同的待遇。雖然說暴政必亡，但也要有一段時期的過程，如何在這個水深火熱的日子裡過生活，那就要各憑本事去應對，否則不滿現狀，又無力改變現狀，只

會納悶、憂鬱、抗爭、反對……等等方法，只能表達負面的情緒，對於事情的改善，很難有所幫助。如果遇到優良的領導者，使得政治上軌道，百姓能過著安和樂利的生活，這是大家累世積來的福報，應該要好好的把握，做好自己分內的事情。無論在何時何地，處在不同的環境，孔夫子給我們一個處世原則性的建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處世之道，順乎自然則能心安理得，放縱私慾行事必然處處碰壁，終究要自食其違反自然的惡果。大自然順乎天理所展現的現象，一般人是很難理解的，聖如老子在《道德經》第二十三章告訴我們：「大自然是很難用語言形容的，所以少說話才合乎大自然的原則。狂風是不會吹襲一個早上的，暴雨是不會持續下一整天的，是誰造成這種現象呢？就是天地，天地尚且不能讓風雨持久，何況是人呢？所以專事於修道的人，應該具有同理心，對於一心向道的人，就以正道來引導；對於有仁德的人，就以仁德來引導；對於失去道德的人，要順

其習性，再伺機引導回歸正道。所以對於修道的人，要能認同而樂於與他相處；對於有仁德的人，要能認同而樂於與他相處；即使是失道失德的人，也要能體諒其處境，樂於與他相處而引導使其歸正。由於眾人的業障習氣太重，對於大道的認知不夠，信心不足，所以才不相信大道的真理。」能明大道的內涵無所不包，無所不容，但卻能夠雜然有序，只要我們肯用心去探究，學習適應，必然可以從中體悟許多待人處事的道理，從而給自己營造一個美好的人生。

生活在娑婆（堪忍）的世界，是給我們磨練的機會，藉此以消除累世的業障，我們來到人間不知有幾次了，如果不知道修行以了業，常會在平時追求名利情中造下難以抹滅的業障，阻擋回歸本位的路。因而來到人間，無論是善報或惡報，都要能了然於心，遇善報不戀棧，遇惡報不瞋恨，猶如孔夫子的「六十而耳順」，藉著修行除三心（過去心、現在心、未來心），去四相（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不生執著妄想，回歸平常心，猶如孔夫子「七十從心所欲而不

踰矩」，如此才能重入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不清不濁、不動不靜的涅槃至善之境。

濟公活佛教導我們修道的秘訣：「修道修心，辦道盡心。」要我們隨時隨地看緊我們這顆心，因為這顆心關係著我們的性命，直接影響我們的命運，懂得修道從心入手，致力於格物致知以淨化心性，才有機會回歸大道的本源，否則只能繼續輪迴，在此又教導我們成道之法：

完人好比赤足般，達人知命體安然；
善始善終了己愿，成己成物代天宣；
圓孔圓木契合辦，佛光普照意誠虔；
滿腔歡喜肚量寬，道成天上美名傳。

05 仁者必有勇

【原文】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行者依理而言　會說話者品德或賤
仁慈之人必有勇氣　有勇氣者仁德或偏

孔夫子說：「有德行的人，必然依照道理說話；但會說話的人，不一定會有德行。有仁德的人，必定會有勇氣；但有勇氣的人，不一定會有仁德。」

有德者必然言行一致，心口如一，不至於說一套做一套，孔夫子一向的教育，很注重人品的培養，人品優良，才不至於亂說話，所說的話必然有道理的依據才會說，否則不敢隨便說，是以孔夫子在《論

語・憲問篇》說：「君子所感到羞恥的是，所說的話超過自己的能力範圍。」有些人很喜歡說大話以譁眾取寵，經常言而無信，食言而肥，沒有誠信，當然品德差勁，因此孔夫子又在同篇說：「凡是說大話不感到慚愧的人，如果要他去實踐自己的諾言是很困難的。」難怪又在《學而篇》說：「巧言令色，鮮矣仁。」

孔夫子也曾在《為政篇》回答子貢問君子之道時說：「先實踐所要說的話，然後再去說。」展現君子一言既出駟馬難追的誠信品德。要知道言多必失、多諾必寡信的道理，因此孔夫子經常提醒弟子中，名列言語科的宰予與子貢，以免言而無信而落人話柄，這是夫子因材施教的特色。不因為其列言語科，就認為很會說話而疏忽了。《公冶長篇》載：宰予白天睡大覺，孔夫子說：「腐朽的木頭，就不能再雕刻了，骯髒的泥牆就不能再粉刷了，我對於宰予還能責備他什麼呢？」接著又說：「剛開始我對於人的看法，聽他說話就相信他的行為；如今我對於人的看法，聽他說話還要觀察他的行為。這是由於

宰予的行為，使我改變對於人的看法。」《憲問篇》記載：子貢批評他人，孔夫子說：「端木賜啊！你很賢能嗎？自我檢討猶恐不及，那有閒功夫去批評別人呢？」可見夫子的教學態度，不因其學生而有所護短，卻反而提醒隨時自我檢討改善。因此孔夫子在本章說：「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仁慈的人必然具有道德勇氣，不會因為個人的面子或立場，卻放棄對道德的堅持，必然有見義勇為的精神，孔夫子在《衛靈公篇》說：「有志於行仁道的修道士，決不會為了求生存而損害仁德，卻會為了成就仁德而犧牲生命。」只知道勇氣行事，卻沒有仁慈的心腸，恐怕如此粗魯的行為，反而會造成更大的傷害，其後果適得其反，造成孔夫子在《泰伯篇》所說：「勇而無禮則亂。」又說：「喜好血氣之勇，又厭惡貧窮，將會導致禍亂；對於不仁的人過份痛恨，也會導致禍害。」對於有勇無謀的子路，恐怕其難以善終，時時刻刻加以叮嚀，在《述而篇》中，孔夫子對顏淵說：「如果受重用，就能依正

道行事；如果不被重用，也能過著退隱的生活，只有我和你能夠做得到。」子路聽了之後說：「如果老師要率領三軍，要與誰共事呢？」孔夫子說：「那些靠空手與老虎搏鬥，靠著徒步要過大河，死而不知後悔的人，我是不與他共事的。我所要共事的，是在處理事情要能戒慎恐懼，善於謀劃而能夠成就的人。」可見在泛泛的人生中，我們要能看清人，慎謀能斷才能成為有智慧的人，是以孔夫子在本章教導我們：「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這是識人之道，能讓我們在人群中做出正確的判斷。

孔夫子在此章教導我們識人的方法，濟公活佛則在此教導我們修道的方法，讓我們能獲得更多的智慧：

行道在實踐，以堅定信心；行孝侍終生，以承上順親；

行禮國則安，以提振古風；行止合中庸，以不偏而中；

行而不踰矩，以聖賢法遵。

06 君子哉若人

【原文】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后羿善射奡善盪舟　雖然技強終是夭壽
禹稷躬稼擁有天下　孔子說南宮适德厚

南宮适向孔夫子請問說：「后羿善於射箭，奡善於在路上行舟，兩個人都不得善終。夏禹和后稷，親自耕種而擁有天下。」孔夫子沒有回答。等到南宮适離開後，孔夫子稱讚說：「這個人真是一位君子啊！這個人真是有高尚的品德啊！」

治理國家的政事，領導者必須具有良好的品德與能力，才能將國家治理好，百姓才有幸福安樂的日子可過，百姓自然心悅誠服的歸附。從歷史上的見證，使用蠻力與暴力治理國家，讓百姓受苦而失去民心，導致眾叛親離，終究要亡於暴政，這是屢試不爽的案例，從沒有例外，是以《大學》載：「《詩經‧大雅‧文王篇》說：『殷商在還沒有失去人心的時候，其作為還是能夠合乎天意。請以殷商為例，作為鑒戒，要保有天命，其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領導者守正道就可獲得眾人的心，而保有國家；如果失去正道，必然失去眾人的心，而失去國家。因此一位有德的領導者，先要謹慎於內德的充實；內德充實了，必能感召人才；得到人才聚集擁護，必能保有土地；有了土地，才會有財富；有了財富，才能供給眾人使用。可見德是根本，財是枝末。如果將本末倒置，內外易位，這將會引動百姓爭奪利益。所以領導者致力於聚斂財貨，民心必會離散；如果領導者能夠散財於民，必然會獲得民心，使民心聚集而服從聽令。如果對人說不合

理的話，別人也會以不合理的話回應；如果取得財貨以違背道理的方法，也會以不合道理的方式失去。」這種因果關係，領導者應該要明白，才不致於用錯方法去經營國家，最後因錯誤的治國方法而失去國家，成為一件非常遺憾的事情。

《論語．顏淵篇》載：季康子向孔夫子請教政事，孔夫子回答說：「所謂的『政』，就是正道的意思。先生如果能夠率先行正道，有誰敢不行正道呢？」可見領導者以身作則的重要性。《大學》說：「堯帝與舜帝以仁愛來治理天下，老百姓就跟著學習，也都能夠行仁愛於平時生活中。夏桀與商紂以凶暴的方法來治理天下，老百姓也跟著學習，在待人處事也變得凶暴無禮。領導者的命令，違反天性所具有的好生之德，老百姓就不會服從。所以一位品德高尚的領導者，對於好的事情，必先要求自己做到，然後再去要求別人；對於不好的事情，要堅決要求自己不要做，然後再去要求別人不要做。在自己的身上找不到寬恕的精神，卻一味去要求人要做到寬恕，那是不可能

的。」

由上面的分析，就可知道孔夫子對於南宮适所問：「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雖然沒有正面的回答，但在南宮适離開之後，孔夫子說：「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以其讚歎的口氣，足以說明南宮适是一位有德的君子之外，弦外之音是讚同的。濟公活佛則以下文來啟示我們修行正道：

人之心胸有欲則窄，無欲則寬；
人之心事有欲則憂，無欲則安；
人之心術有欲則險，無欲則平；
人之心氣有欲則餒，無欲則剛。
聖人無欲（理天），賢人寡欲（氣天），
凡夫多欲（象天），愚夫隨欲（地獄）。

所以真正偉大是戰勝自己的私欲，不是戰勝別人。

07 君子有不仁

【原文】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孔子分析君子人格　或者有時疏於仁德
從來不見小人行仁　君子小人在此分隔

孔夫子說：「君子有時疏忽仁德，是會有的事情；但從來沒有一個小人，能夠實行仁德的。」

君子與小人，都是人所為，品德良好，能服務眾人而不邀功，可謂有君子風範，然而「神仙打鼓有時錯，腳步踏錯誰人無」，一時疏忽而犯錯，有時在所難免，重要在知錯能改，善莫大焉。為了避免過錯，必須要做好反省檢討，發現有錯誤，要及時能改善，不要被面子所拖累，導致積錯成過，過而不改，成了罪孽，成習而沉溺其中，

終究陷入小人之行列，還怕別人識出破綻，假裝行仁德的君子，終究誤人誤己，又有何意義呢？大道至公行於中庸從不偏私，小人觀念錯誤，以為憑其巧言令色來蠱惑他人，就可以蒙混過關，不知「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的道理，於是耍小聰明以胡作非為，不知天律運作，從不爽失，疏而不漏，從不放過一個人，疏漏一件事。

其實君子與小人的區別，在於有否以誠意待人處事，《大學》載：「所謂的誠其意，就是不要欺騙自己，有如厭惡難聞的臭味，有如喜愛美好的形色，這就是所謂的自性流露，法喜充滿，知足常樂的心境。所以有品德修養的君子，必須謹慎自己的心性。沒有品德修養的小人，平時的居心不良，所作所為自然就不善，為了滿足私慾，只要能夠達到目的，沒有什麼行為做不出來的。一旦面對光明正大的君子，必然感到羞愧畏懼而躲藏，將其不良的行為遮掩起來，盡力表現善良的一面。但小人卻不知道，他的言行心思在別人的心中，早已

被看得清清楚楚，有如看到他的內心一樣，如此假裝遮掩的動作，又有何好處呢？這說明了人的本性是真誠的，是不會虛假的，在心中存什麼念頭，在言行上必然老實的反應出來，說明了相由心生的道理。所以君子在獨處的時候，要特別謹慎小心，不要以為他人看不到，就無所忌憚。」君子心胸坦然，言行光明正大，常行仁道；小人心胸狹隘，言行自私曖昧，難行仁道。是以孔夫子在本章說：「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天道好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君子仁慈，必獲善報，小人不仁慈，常遭惡報。地藏菩薩在《地藏菩薩本願經・地獄名號品第五》告訴普賢菩薩說：「仁者，這些種種的地獄，都是南閻浮提造惡的眾生，所感召而來的果報。所造的業力非常巨大，能如須彌山一樣大，能如巨海那麼深，能夠障礙修行成就正道。所以警告一切眾生，不要輕忽小的罪惡，以為沒有惡報，死後一定會受到報應，絲毫不能減少。雖然如父子至親，各自依業受報，縱然相逢，也難以替代。」因

而在世之時，要多檢點自己，去除小人不仁慈的狹隘心性，迴向大人仁慈寬廣的心胸，才不致於下地獄受苦報。

《黎山老母明燈真經》載：「為善者，其功積多，家道日昌，壽元必長；為惡者，其過累多，災害常侵，壽元必短。關於壽元長短，皆是功果釀成。為善不昌，祖宗有餘殃未盡，殃盡必昌；為惡不滅，祖宗必有餘德未盡，德盡必滅。因果報應，善惡昭彰，近報自己，遠報子孫。」是以要當一位有仁德的君子，不要做一個無仁德的小人。濟公活佛也提出一篇善養仁德的方法，其文如下：

一個人如果在日常生活中，缺乏省察克治的錘鍊，

那麼人生就沒有圓滿的收穫。

惟有自制克己，才能不為外來事物所欺所誘，

而能心平氣和，不管對人對物必將無往不利。

08 愛之能勿勞

【原文】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愛一個人能勿勞乎　身心勞動必須適度
忠於君長能不進諫　聽任其事必然有誤

孔夫子說：「愛護一個人，能不讓相關者參與勞動嗎？忠於己責，能不給相關者正確的教誨嗎？」

真正愛護一個人，必須要給他一個健全的成長空間，讓他有展現才能的機會，並非供他吃喝玩樂，遊手好閒，荒廢人生，如此溺愛一個人，而不使其勞動，使其有一技之長，足以讓他自己可以生存的條件，如此愛人適足以害人。要知道天生我才必有用，平時要多培養做人的品德與應事的能力，才是正確的人生。尤其要知道來到世間的目

的，是要了業了愿來的，因而對於與自己有緣的人，無論是親戚、朋友，都應該互相提醒，必須善用人間的時間，隨緣了舊業，莫再造新殃，不要白來人間一趟，成為廢人，還繼續享福消耗德量，那要回歸本位就更難了。

身為世人，無論男女，各有責任要去完成，等到人道圓滿，才得以成就天道，這是天經地義合乎道理的事情，如此在人間可得幸福，出人間可回歸本位。黎山老母在《塵世苦海經》說：「乾道生成為男性，坤道成長為女性。男人以女人主家室，女人以男人為家長。男人主要有動力，其性質剛強，需要以義理制化而且兼備德行；女人主要能沉靜，其性質柔弱，要以順情為主而做到恭敬。這就是效法天地的倫理，體現日月陰陽的正規法度。一陰一陽乃是人倫的開始，一夫一婦乃是成家的開端。男性主持外面的事務，對於經營事業應該要盡其義務；女性主持家中的事務，對於操持家中的事情，應該竭盡誠心。既然結為夫妻，有良緣成為佳偶，就應該相親相愛，直到百年好合。

有如琴瑟合奏，發出協調悅耳的聲音，將心與心連結在一起，以感恩與親愛互相濟助，共同展現相親相愛的至情，期待夫妻能夠百年偕老，希望子子孫孫都能昌盛。」

夫妻猶如天地，要能互相感應，分工合作，相輔相成，以期家道有成，黎山老母在《塵世苦海經》又說：「夫妻相處在一起，要互相敬重，共同歡樂生活於恩愛中，也要共同承擔患難，有過錯要互相規勸，有事情互相商量，不可心存私偏。夫妻要能相敬如賓，當丈夫落魄尚未有成就時，要好言勸勉，使其發憤圖強，鼓勵奔向前程。絕對不可因此離婚，為了求取榮耀而失去貞節的品德。不可勉強丈夫走向邪途，更不可幫助丈夫走歪曲的道路。不是正道就不依從，不是善道就不順從；有過要勸其改過，不合正道要勸其回歸正道。家庭自然幸福美滿，共同享受天倫之樂，豈不美好嗎？」

治國要先齊家，齊家要先修身，每個人能做好自己本分的事情，家庭自然和樂，國家自然太平。與我們相關的人，難免有疏忽犯錯的

時候，我們本於相親相愛、互相扶助、規勸的精神，必須做到孔夫子在本章所說：「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家和萬事興，家庭基礎建立好，國家哪有不治的道理。然而要做好自己，有時能聽聽別人正確的道理，彌補自己的不足，要聽得進別人的意見，必須先放空自己。濟公活佛有《掏空》一文，可提供修道士參考：

杯空才能納物，心空才能納言；
念空才能學聖，惡空才能存善。
故學道者，必先空其心，放下身段，
真修實煉，方能有所作為。
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自心之德，己心自明。
眾徒若能秉其真心，誠其真意，
學修講辦，日後必然有所成也。

09 裨諶草創之

【原文】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外交辭令裨諶擬稿　世叔審稿甚為周到
行人子羽修飾辭令　東里子產潤色完好

孔夫子說：「鄭國外交辭令的製作，由裨諶擬稿，由世叔審稿，由外交官子羽修飾辭令，由東里子產潤飾文辭。」

當時的鄭國處在晉國與楚國兩大國之間，飽受兩國侵略的憂患，在國力不足以抵擋外侮的時候，唯有尋求外交的方法以折衝，於是選擇優秀而傑出的外交人才，做好外交的工作，必然可以為國家找出一條生路，避免受到兩個強國的干擾與瓜分。鄭國在相國東里子產領導

的外交團隊，完美結合的運作下，使得鄭國能過有驚無險生存於兩強大邦國之間。

子產（西元前580年至前522年），姓公孫名僑，字子產，又字子美，生於鄭國，是鄭穆公的孫子，任鄭國的大夫，因居東里，因而史稱東里子產。他從魯襄公三十年（西元前543年）開始執政，在鄭簡公、鄭定公時為相國，共執政二十二年，他提倡節儉，整頓軍事，使鄭國的國力大增，使得晉國與楚國不敢對其用兵。其為人忠厚，孔夫子對於其為政、為人，都有很高的評價，依據《論語．憲問篇》的記載，有人問子產是怎樣的一個人，孔夫子說：「他是一位施惠百姓使長安久治與幸福著想的人。」

子產博學多才，舉薦賢能，每當要決定國家大事時，總是先徵求公孫揮（字子羽，鄭簡公時曾任命他為出使各國的行人〈即外交官〉，深知各國諸侯的作為）的意見，因為他了解各國的國情；然後再和深謀遠慮的裨諶（讀皮晨。鄭國的大夫，足智多謀，所謀之事少

有失敗），約到郊外去商量一番；同時廣泛聽取黎民百姓的意見；再請善於判斷的馮簡子（鄭國的大夫，博學多聞，能判斷大事，當時所有國家的大事都找他詢問）加以決斷；最後才讓擅長外交的游吉（春秋時，鄭穆公的兒子公孫偃之孫，史稱世叔，為鄭國的上卿），去辦理外交事宜，經過這些細緻審慎的步驟，子產的政策從未失敗過，所以才有此章的記述。

一個國家要治理得好，必須有一個團隊不顧私利，傻傻地盡全力為民服務。自己要成就心性的偉大事功，必須要傻傻去證悟，明白轉識成智的道理，這可依濟公活佛所撰《傻》之文去體悟實踐：

這傻字，有幾個，真的能傻；
乃倒是，大部分，聰明自誇；
誰肯把，自心裡，謙虛低下；
都無明，說是要，成全於他；

犯著了，我慢心，未曾覺察；
說外相，談表象，天淵之差；
未入性，焉知道，大道妙華；
能所心，諸我見，不是心法；
真濟公，看汝心，視透真假；
心若真，身所在，處處蓮花；
娑婆界，蓮花邦，就實現啦！
理天境，在真如，不遠可達；
傻徒兒，回光照，看見了嗎？
觀心性，明心悟，唯心成道；
玉石分，問心性，心外無道；
謹慎思，身心靈，一貫通達。

10 子產能惠人

【原文】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孔子談到有關子產　能夠施惠人人稱讚
評論子西彼哉彼哉　從其說詞人格立判

有人問關於子產的為人，孔夫子說：「是一位能施恩惠的人。」再請問子西的為人，孔夫子說：「他啊！他啊！」（其含義表示此人沒有可取之處）

同樣身為執政者，為何有人備受百姓尊重與愛戴，有人卻被百姓厭惡與唾棄？這完全看執政者是以公心執政，或者以私心執政。公心執政者，處處以百姓的利益為優先，時時關心百姓的幸福，常關懷民

瘼，並用心去面對處理，使百姓能過著安和樂利的生活，當然百姓能夠心悅誠服，為其效命。執政者如果利用權勢搜刮民脂民膏，只為一己之私的享受，卻不關心百姓的生活，不顧人民的生死，如此荼炭百姓，陷百姓於水深火熱之中，眾叛親離是必然的結果。此章是孔夫子對於子產與子西在執政上的評論。

在上一題提到子產的情形，鄭國在他精心的經營下，治理三年成果斐然，社會秩序得到安定，在外交上也不斷取得勝利，使得國家的情勢更加穩定。子產用人非常重視其德能，其辦事周密嚴謹的態度，憂國憂民的思想，一直都是孔夫子所心儀，曾在《論語・公治長篇》說：「子產是個真正的君子，治理鄭國二十多年，使能由弱轉強，由貧轉富，都是靠著他的四種德行：第一、品行端莊，謹慎行事，處處以周禮為準繩。第二、對君侯認真負責，並能禮賢下士，集思廣益，使能立於不敗之地。第三、提倡節儉，反對鋪張，治國有方，愛民如子，讓黎民過著安定幸福的日子。第四、推行仁政，珍惜人才物力，

凡讓百姓做的事情，一定符合義理。」孔夫子周遊列國，路過鄭國時，曾前去拜訪，相談甚歡，有如親兄弟一班的交情，有一天正在教導學生讀《詩經》，突然有人來通報子產過世的消息，令他十分難過傷心，可見孔夫子對他的尊重，當有人問起他的為人，他直截了當地說「惠人也」。

子西雖是楚國的賢臣，但心中思想狹隘，所以問到子西，孔夫子的表達，不想去談他，因為他的為人有問題，也不想造口業，所以用「彼哉！彼哉！」的口氣回答，言下之意，是他做得不好，不說也罷。由於當年孔夫子周遊列國，宣揚他的治國理念，到了楚國，楚昭王對孔夫子非常感興趣，想要重用夫子，為了表達誠意，準備賞賜孔夫子七百里的封地。子西聽了之後，怕孔夫子取代他的地位，就對楚昭王提出許多觀點，其重點在表達夫子門下的學生眾多，不乏才德兼備的人，要是得了七百里封地，恐怕他會自立為王，帶著他的弟子造反。楚昭王聽信讒言，對封賞之事不再提起，夫子知道後，只好離開

楚國，由於此事，孔夫子認為他的處世不怎麼高明。

孔夫子一生只想為世人多做一些好事，為了國家的安定，人民的幸福，不為自己的私利著想。到任何一個國家，都展現其「溫、良、恭、儉、讓」的美德以參政，意不在當官任職，只期待君王信任他，從而推展周公以禮樂治國的理念，使得社會能安定，國家能富強。然而私心太重者，恐怕自己不受重用而失去權勢，是以想盡辦法排斥他。其實人人具有至善的本性，只要能常常自我反省將私心去除，大道必可暢行於人間。濟公活佛《反省》一文，對於做人做事修道都有幫助：

修道最難的是什麼？最難的是自動、自發、自律，

能夠自己要求自己，還有反省的功夫。

自動自發則責任可盡，自省自覺則德業可盡；

互敬互信則聖業可成，互助互勉則心境提昇。

11 奪伯氏駢邑

【原文】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夫子談到管仲為人　作法合理伯氏無怨
駢邑三百被其奪取　只吃粗糧毫無怨恨

又問管仲的為人，孔夫子說：「這個人啊，他奪取伯氏的駢邑三百戶，使伯氏窮到只能吃粗糧，可是伯氏終身對他毫無怨言。」

管仲（西元前725年至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諡號敬，世稱管仲、管夷吾、管敬仲。潁上（今安徽省潁上縣）人，是春秋時代法家代表人物。最初跟隨齊襄公之弟公子糾逃到魯國，襄公被弒，他的另一個弟弟小白在莒，搶先趕回齊國接位，史稱齊桓

公，致書給魯國，殺公子糾。後來接受鮑叔牙的建議，任命管仲為宰相。擔任宰相後，通貨積財富國強兵，尊周室攘夷狄，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齊國成為當時諸侯中經濟軍事的大國，齊桓公成為春秋五霸的盟主，桓公稱管仲為「仲父」。在《論語》中，孔夫子對於管仲的作為，夫子從來重視器度、儉樸、禮儀，然而管仲卻與他相反。

根據《八佾篇》記載：孔夫子說：「管仲的器度太狹隘了。」有人問說：「管仲的生活節儉嗎？」夫子說：「管仲有三個家，每個家的管事人員都不兼職，怎能說他是節儉呢？」又問說：「然而管仲知道禮節嗎？」孔夫子說：「依照禮法的規定，國君的宮室才能樹立屏風，管仲的居家也樹立屏風；國君為了兩國的友好交往，堂上才有反坫的設置，管仲的堂上也設有反坫，如果管仲知道禮節，那還有誰不知道禮節呢？」

孔夫子儘管對管仲有所批評，但對於管仲的才華與功績，卻是由衷的敬佩。當時齊國的大夫伯氏，其采邑在駢邑。管仲當宰相時，

伯氏有罪，管仲將伯氏的封地削奪，伯氏自知有罪，打從心中佩服管仲的功勞，終身沒有怨言，夫子很稱讚他，於是有本章的記載：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孔夫子的學生子路和子貢，對於管仲跟隨公子糾，因爭奪王位，齊桓公殺了公子糾，與管仲同時事奉公子糾的召忽自殺而死，然而管仲不死，反而當起齊桓公的宰相，都批評管仲的不仁，孔夫子卻有不同的看法。依據《憲問篇》的記載，子路問說：「齊桓公殺死公子糾，召忽也因而自殺死亡，管仲卻不死。由此來說，管仲不是有仁德的人了？」孔夫子說：「齊桓公九會諸侯，不動用武力去促成，這就是管仲的能力，這就是他的仁德啊！」子貢也問：「管仲不是仁人吧？齊桓公殺死公子糾，自己卻不能盡節而死，又去輔佐齊桓公。」孔夫子說：「管仲輔佐齊桓公，稱霸諸侯，統一天下使能歸正而不亂，人們到如今還受其恩澤。如果沒有管仲，恐怕我們都要受到異族的統治了。管仲怎會與一般人的看法一樣固執呢！猶如在田間水溝自

殺而死的人，人間連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呢！」

可見聖人與賢人的見地，是有不同之處，何況是一般的凡夫呢？學習聖佛的智慧是我們一生的目標。濟公活佛有一篇《貪妄之心》，引導我們走向聖地：

一個人如果有貪妄之心，那麼對於任何事都會有所奢求，有所奢求就有執著；執著為敗事之因，如蠶作繭自縛。故修道必須克服貪妄，

爭功好勝則貪，自專自是則貪；
逞強恃能則貪，急功自矜則貪。
要將貪妄化作好善，
奢求化為佈施，執著化為達觀。
無私心則寡欲，無偏心則寡尤；
無惡心則寡欲，無欺心則寡悔。

12 貧而無怨難

【原文】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孔子談論貧而無怨　難以達到如此心願
富而不驕容易做到　能達者稀可稱上選

孔夫子說：「身處於貧賤而毫無怨言，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身處富貴而不驕傲，比較容易做到。」

貧賤與富貴，在人間充滿著，但喜歡富貴而不喜歡貧窮，是每個人的願望，願望能實現，夢想可成真，願望不能實現，夢想便破滅。為何很多人想追求富貴而得不到，所喜愛的富貴卻遠離我們，成為人生八大苦中的求不得苦，以及愛別離苦呢？為何討厭的貧窮卻窮追不捨而不離去，使我們增添許多怨憎會苦、以及五蘊盛苦呢？其實這些

都是因果所造成的現象。如果不能深入探討因緣果法的結構，從根本淨化心靈做起，想要改變命運是很困難的。

孔夫子在《論語‧里仁篇》說：「富裕與權貴是世人所喜愛的，如果不以正當的方法取得，是無法安心享用的；貧窮與鄙賤是世人所厭惡的，如果不以正當的方法避離，是無法將其甩掉的。一位君子如果拋棄了仁德，怎能成就君子的美名呢？真正的君子，是不可以有短暫的時間違背仁德的，雖然在急促倉皇的時候，必然依著仁德做事；在顛沛流離的時候，依然要順著仁德行事。」這是夫子教導我們面對貧富窮通的生活，要如何自處的方法。

人生是提供我們磨練心境，淨化心靈的地方，無論處於富貴或貧窮，無論命運好與壞，都是提供我們學習保持平常心的良機，是以不要輕言放棄或逃避，那將會損失增加知識增長智慧的機會。《論語‧學而篇》記載：子貢說：「生活雖貧困，卻不諂媚乞求於人；生活雖富有，卻沒有驕傲的氣息。有如此素養的人，其品德如何呢？」孔

夫子說：「算是可以了。但還不如處貧賤而能安貧樂道，處富貴還能夠謙恭好禮的人。」子貢說：「《詩經・衛風・淇澳篇》說：『猶如處理象牙、骨角、玉石一樣，必須要經過切磋琢磨的程序，才能夠成為有價值的器具。』就是這個意思嗎？」孔夫子說：「端木賜啊！現在開始可以和你談論《詩經》了，告訴過去所知道的，就可以推論到未來。」待人處事要達於圓滿，修道修心以至於至善地，必須循序漸進，並非一蹴可成。但也要不斷的精進努力才可以精益求精，更上一層樓。

在本章，孔夫子說明富貴人家，能夠做到不驕傲，比較容易，但再容易的事情，如果不去實踐，也沒有成就之日。雖然身處貧窮而沒有怨言，比較困難，但能盡力做到，也就沒有困難了，誠如顏回能安貧樂道，做到一簞食，一瓢飲，居陋巷而從不感到憂悶。富貴的人家，如果能夠做到不驕傲，而且還隨時能伸出援手幫助他人紓困，其福報是很大的，誠如佛陀在《地藏菩薩本願經・校量布施功德緣品第

十》對地藏菩薩所說：「南閻浮提，有諸國王、宰輔大臣、大長者、大剎利、大婆羅門等，若遇最下貧窮，乃至癃殘瘖瘂、聾癡無目，如是種種不完具者。是大國王等，欲布施時，下心含笑，親手徧布施，或使人施，輭言慰喻。是國王等，所獲福利，如布施百恆河沙佛，功德之利。」

布施不在多少，而在於真心，不去計較功果，才是真布施。修行亦是，無論你依附在哪個團體修行，擔任何等的職務，都必須誠心誠意去淨化心靈，才有機會回歸正道的本位。否則計較於布施功德，或者在修行上諸多爭論，而不向內心淨化去實修，那也只能繼續輪迴。濟公活佛以此篇《真修行》來提醒修道者，才不至於在苦海中繼續輪迴：

一個真修行之人：

行善之報莫想它，行惡之心莫生它；

行德之功莫記它，行道之果莫求它。

13 孟公綽為優

【原文】子曰：「孟公綽為趙、衛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孔夫子談及孟公綽　趙衛上卿游刃其所
滕薛大夫難以擔當　大材小用必然有過

孔夫子說：「孟公綽擔任趙、衛這樣大國的上卿，他的才能是足足有餘的。但卻不能擔任，有如滕、薛這樣小國的大夫。」

一位英明的領導者，要能夠知人善用，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惟才是用，還要適才適用，把對的人安排在對的位置上，使其能全然發揮功能，必然可以將分配的事情做得完美，才能夠將國家治理得好。絕對不可以私心用事，任用自己喜歡的人，只要聽話，與其

結黨營私，那怕是蠢材也任用，自己所不喜歡的人，縱使品德再好、能力再強，也不予任用，如此作為，國家不喪失在其手裡才怪。孔夫子曾在《論語・子路篇》說：「君子容易侍奉，然而不容易取悅，如果取悅於他不以正道，是不會喜悅的；等到要用人時，依其才能而任用。小人難以侍奉，然而卻容易取悅，取悅於他，雖不以正道，也會喜悅；等到要用人時，卻處處要求完備。」領導人能任用君子執政，則小人遠離，國家就會興盛；如果任用小人執政，則君子遠離，政治必定敗壞。

領導者不能知人善用，容易讓英才流失，蠢才卻纏繞在身邊，如此不失敗者實在是不可能。秦朝末年，劉邦和項羽爭奪天下，當時的陳平與韓信都曾投在項羽的帳下。然而項羽識人不清，只給韓信這樣的軍事奇才一個小小郎中，屢次獻計也沒被採納。陳平也是當時的政治奇才，也沒有受到重用。項羽不懂得識才用人，使得這兩位奇才投奔劉邦，幫助劉邦滅掉項羽。然而劉邦卻能知人善用，終於得到最

後的勝利。劉邦總結自己的成功的原因：「運籌帷幄，決勝千里，我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養、不絕糧道，我不如蕭何；攻必克、戰必勝，我不如韓信。這三位都是人中的英傑，而我能夠任用他們，這就是我所以能得天下的原因。」

這一章是孔夫子借著談論孟公綽，來闡述自己對於政治任用人的觀點。他認為孟公綽是個清正廉潔、知足常樂的人，他的道德學問很好，適合做趙、魏這樣大國的顧問。但是如果他去做滕、薛兩個小國的大夫，去處理瑣碎的實際政務，就不合適了。天生我才必有用，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專長，有自己適合的位置，才能夠做到人盡其才。誠如《禮運大同篇》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這正是孔

夫子治國的理想藍圖。

大同世界是治國平天下的最高目標，然而治國平天下必須落實在格物致知，誠如《大學》所載：「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先哲留有格物的方法，可作為修道士的參考：

不能往自己內心覺察，
修行兩字將只是空殼；
不能改變自己的脾氣，
功德也會被心火所燒；
不能平心靜氣的做事，
心靈永遠都無法平靜。

14 文之以禮樂

【原文】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

臧武仲智公綽不欲　卞莊子的勇力之舉
冉求之藝文以禮樂　可以成人加以稱許

子路請問如何成就完美的人格，孔夫子說：「能如臧武仲的明智，孟公綽的不貪求，卞莊子的勇力，冉求的才藝，再加上禮樂的薰陶，也就可以成就完美的人格了。」

《三字經》載：「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說明人類最初始的本性，是非常善良的，可說是完美無缺的，猶如佛家所

說，人人具有佛性，本具真善美，由於受到世俗塵染，造成各自不同的習性。因而每個人都有其好的一面，也有其不好的一面，必須經過修正以後，才得以回歸本性的完美。由此可見，完美的人格，是佛性的自然流露，不必要經過學習修飾的。然而由於落入人間之後，受到慾望的覆蓋，致使無法真正明白真正完美的本性是什麼樣子了，所以要有明師指點，才得以知道修道的方向，不至於走冤枉路而在苦海中輪迴打轉，難以出離。是以禪宗六祖惠能大師在《壇經》說：「善知識！這菩提般若的智慧，世人本來就具有了，只因心中迷惑，不能自己了悟，必須藉著大善知識的開示，指點引導才能見到本性。」

達摩大師在《血脈論》說：「佛沒有過錯憂患，是由於眾生顛倒錯亂，不知道也不覺悟自心就是佛。如果知道自心就是佛，就不應該到心外去尋找佛。佛不會度佛，要將此心到外面去尋找佛，是因為不認識佛。但是那些向心外求佛的人，都不知道自心就是佛。也不可以佛來禮佛，也不可以心來念佛。真正的佛不必誦經典，不必守戒律，

不會犯戒律。真佛不必持戒，也不會犯戒，也不會造作善與惡。如果想要尋找佛，必須了達本性，了達本性就是佛。如果不能了達本性，念佛、誦經、持齋、守戒，也沒有什麼好處。念佛可獲得好因果，誦經可獲得聰明，持戒可以往生天道，布施可以得到福報，但要尋找佛終究是不可能的。如果自己不明白，必須向善知識參問，徹底了解生死的根本。如果不能了悟本性，就不能稱為善知識。如果不能做到此地步，縱然能夠說明十二部經，也不能免除生死輪迴，繼續在三界受苦，沒有出離的期限。」

孔夫子可說是善知識，他以儒家的方法說明，如何回歸本性，來引導世人找回本性，並由孔門弟子留下《大學》，了解「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的三綱領，以「知、止、定、靜、安、慮、得」七步功夫，去實踐「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以達到世界大同的至善地，造就蓮邦佛國的人世間。然而孔夫子的教導方法，總是循循善誘，要從虛幻的世界改造成至善地，並非

一蹴可幾，因而在此章先藉著子路問成人的方法，就當代人所知道的人物，以其具有美好德能，將其湊合起來，然後再加以禮樂的教化，就可以成為真正的完美了，是以說：「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

濟公活佛說「修道修心。」就是要修出心中的佛性，佛迷即是眾生，眾生覺悟即是佛。又在《迷悟一念間》一文中，啟示我們：

人命無常呼吸間，眼觀紅日落西山，寶山歷盡空回首，
一失人身萬劫難，迷悟就在一念間。
「迷時」只看到瓶內自己的需求；
「悟時」瓶外看瓶內，天外有天；
「迷悟」自己決定，就在一念間。
心好行好，命能改好；誰是誰非，天知就好；
修福修慧，來世更好。人生太短，不要明白太晚。

15 今之成人者

【原文】「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今之成人何必完備　見利思義可稱完美
見危授命不忘所言　可與成人互相匹配

孔夫子接著又說：「如今所謂的完美人格，何必如此完備呢？只要見到利益，還能考慮道義；面臨危險時，能夠犧牲性命勇於奉獻；經過一段長時間，還能不忘記平時所說的話，也就可以說是完美的人格了。」

世人的本性與習性，通常是有差距的，要想使習性回歸本性，除了惠能大師頓悟的方法之外，尚有神秀大師的漸修之法。頓悟與漸

修，提供不同資質的修道士在修行上，殊途同歸的方法。如果沒有惠能大師頓悟的資質，也可以學習神秀大師漸修的精神。只要我們認定修道修心的方向，努力去進修，早晚都可到達目的地。就如同購買東西，可以一次付清，也可以分期付款，重要是同樣能享用所購買的東西。孔夫子心存仁厚，恐怕世人無法一步到位，卻產生了遇困退場，半途而廢的現象，於是在文中說，縱使不能成就完美人格，能退而求其次，即是：「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如果能夠做到這一步，也不失走在成人的道上，只要肯繼續努力，改善自己的缺失，終有一天，心性上的污染除盡，即是回歸完美人格的時候。重要在不斷努力，不要因滿足現狀而傲慢，成為阻擋回復本性的罪魁禍首，那就太可惜了。

世人習性污染的累積已經久且厚，今日雖遇明師指點明路，也需要自己努力去修改，否則只知道而做不到，雖天堂近在咫尺，仍是天涯之遠。九天玄女元君慈悲，在其所撰《治心消孽真經》，教導我

們改善過錯的方法：「《禮記・中庸》載：『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此話是說：在世人眼睛看不到的地方，都要隨時警惕謹慎；在世人耳朵聽不到的地方，都要隨時戰戰兢兢。這種慎獨的功夫，無非是要我們注意到非常隱微的地方，嚴格加以檢點收攝。也就是說，要我們做到守口持身要嚴謹。每次說話時，要能遠離口過；每次做事時，要能滅除身過。然而如此的做法，只可適用於君子，並非要求所有的世人，都要做到這個地步。不必要求他做到完全沒有過失，而只是要求他減少過失；不必要求他減少過失，而只是要求他懺悔過失；不必要求他做到懺悔過失，而只是要求他能夠改過。只要知道改過，進而能夠悔過；由於知道悔過，進而能減少過失；由於知道減少過失，而能達於沒有過失。從此處下手，勉力去做，就幾乎能達到心安了，這就是在困難中求取容易的方法。」要知道欲速則不達的道理，踏穩腳步才能有功效，是做事情最重要的考量。

濟公活佛經常提醒我們修道要修心，才是正確的方向，平時生

活中能落實於修心，最後達到完全淨化，濟公活佛提了《十條明訓文》，可幫助我們修心：

第一修行心要正，不起邪念心自清。
第二修行明本性，朝夕參研智慧清。
第三修行宜謹慎，克己復禮表至誠。
第四修行當思報，飲水思源刻心銘。
第五修行速實踐，不畏艱難志弗更。
第六渡人盡完善，救人到底返理庭。
第七身為先登者，辨別是非理認清。
第八不畏魔與難，百折不彎稱賢英。
第九不分你我相，三省四勿當警行。
第十始終勿懈怠，忠心耿耿濟群生。
如此依照師淺言，在俗平安幸福來；
若能始終一此行，功果圓滿慰母顏。

16 子問公明賈

【原文】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孔夫子問公叔文子 有關公明賈之個資
不言不笑不取否真 其中原因是從何自

孔夫子向公明賈詢問，有關公叔文子的為人，夫子問說：「確定是如此嗎？有人說公叔大夫不喜歡說話，不輕易表露笑容，不取非分之財，是這樣嗎？」

人間事複雜繁多，想要以有限的語言文字，表達大道無窮的境界，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尤其是每個人的資質不同，遇到事情情緒的不同，對於人事物的好惡不同，所表達出來的語言文詞也會不同，

還有聽受的人，也會有相同的情況，因而能夠確實表達實相，實在有其困難之處。正如《大學》所載：「當心情有所忿怒，就不能表達正確；當心情有所恐懼，就不能表達正確；當心情有所偏好，就不能表達正確；當心情有所憂患，就不能表達正確。當心情不穩定時，一定有心不在焉的情形，雖然眼睛看東西，卻有看沒能注意；雖然耳朵聽聲音，卻有聽沒能注意；雖然嘴巴吃東西，卻沒能注意其中的味道，因而心情無法產生正常的作用。」

又載：「世人對於自己所親愛的人，會產生偏愛；對於自己所厭惡的人，會產生偏恨；對於自己所敬畏的人，會產生偏從；對自己所憐憫的人，會產生偏心；對自己所輕視的人，會產生偏見。因而喜愛一個人，又能發掘他的缺點；厭惡一個人，又能發現他的優點，這種人就自然少見了。所以有諺語說：『世人溺愛自己的兒女，因而看不到他的缺點；由於求功心切，通常不滿意自己莊稼的成果。』」可見要認清事實，若不將自己的心情淨化，是很難看到事情的真相。

孔夫子在《論語‧顏淵篇》回答子張問明智之道時說：「有如水的滲透而不自覺的讒言，有如親身深受感動的訴冤，都不會受其蒙騙，可說是明智了。這種滲透心情的讒言，能感動人的訴冤，都能夠識破而行不通，可說是見識深遠了。」夫子在受到他的弟子宰予言行的影響，體悟了聽其言而觀其行的重要，否則就不容易看清真相。

在此章公明賈的作為，孔夫子所聽到的是「不言、不笑、不取」，覺得與常情不合，於是向公叔文子請教「真的有這回事嗎」？這種實事求是的精神，是值得我們學習的，也要在平時生活中，去精益求精，才能經事長智，不要人云亦云道聽塗說，這將會讓社會的風氣更為朦朧而混淆。人間事有許多誇大其詞而與真相不符合的情形，這都要憑自己的聰明睿智去判斷。如此才不至於冤枉人，也不至於謬讚人，不枉不縱的作為，是受人尊重的條件。

增長知識開啟智慧，要在平時的生活中去學習歷練，老子在《道德經》第六十四章教導我們：「世人心安時容易持守，事情未形成前

容易謀劃；脆弱的東西未穩固前容易破壞，微小的東西未聚合前容易分散。因此事情未發生前，要先做好處理；禍亂未發生前，要先做好防備。合抱大樹從小草長起，九層高台從累土積起，千里之行從足下開始。刻意的作為容易失敗，太多的執著容易失去。所以聖人常無為而不執著，所以不會失敗。世人在接近成功時，因一時的疏忽而失敗。如果能夠自始至終，謹慎於事就不會失敗。是以聖人所注重的是真理大道，乃是眾人不注重的；眾人所追求稀罕難得的財貨，聖人卻不稀罕。聖人所要學習的，是開啟本有的智慧，不去學習眾人所喜愛聰明知識所造成的過失。藉此來輔導萬物回歸自然的大道，而不敢胡作非為。」

古德以《齋》字訣，來啟發我們的智慧：

一點玄關竅，一步登法船；了卻凡塵事，左刀斬七情；

右刀斷六欲，一步上天堂；一步下地獄，要往上前進；

可別向下墜，小心謹慎行。

17 人不厭其言

【原文】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公明賈說告者有過　其言其笑適時善妥
義然後取人不厭取　孔夫子說我有疑惑

公明賈回答說：「這是告訴你的人言過其實，公叔大夫只是該說話時才說話，所以人們就不會討厭他的說話；快樂的時候才露出笑容，所以人們不討厭他的笑容；合乎道義之財才肯收取，所以人們不討厭他的取得。」孔夫子說：「是這樣嗎？真的如你所說的這樣嗎？」

人類以語言文字互相溝通，在表達的內容，必須以對方聽得懂最為重要，否則雞同鴨講，說得再多，也無濟於事，甚至於在溝通不良下，互相爭論，把事情弄得越來越糟。本來是要藉語言文字來溝通而產生共識，現在卻因溝通不良而造成矛盾。因此孔夫子在《論語・衛靈公篇》說：「辭，達而已矣。」文辭表達重在溝通，如果以巧言令色對待人，最後露出馬腳，勢必被人唾棄。《論語・公冶長篇》記載：有人說：「冉雍本性仁厚，卻不善於言詞表達。」孔夫子說：「何必要巧言善辯呢？用善辯來對待他人，經常會惹人討厭，我不知道他是否有仁德，但又何必用巧言善辯來對待人呢？」

說話是一門重要的學問，也是一種美好的藝術，大可一言興邦、一言喪邦，小可一言受惠、一言被廢。因而語言表達要能發生良好效率，使人人得到喜悅，這才合乎說話的原則，因「說」字，由言與兌組成，言者說話也，兌者喜悅也，說話要使人感到喜悅，才是說話最重要的功能。喜悅要出自內心的誠信，讓人能心安理得，並非是只為

達到自己的私慾，說好聽話以取悅別人，最後讓人有被欺騙的感覺，使說話成為造口業的行為，那就不是上帝創造人類，賜人嘴巴的目的。

俗語說；「一言不中，千言無用。」在在提醒我們說話要注重效率與誠實，才得以收到最好的效果。老子在《道德經》的八十一章說：「真實的話往往不好聽，好聽的話卻常常不真實；有善德者不與人爭辯，常與人爭辯者通常沒有善德。有智慧者不賣弄知識，賣弄知識的人通常沒有智慧。」這是要我們做任何事說任何話，不要為了取得一時的勝利，卻使用不誠實的方法，終究還是會出醜的。本章孔夫子以公叔文子的事例，從公明賈的口中證實，當時人對公叔文子看法的真相：「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可以說公叔文子的言、笑、取，都是在合理的範圍。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作為，是一般人不容易做到的，因而孔夫子還是質疑的說：「其然，豈其然乎？」

學習古人美好的典範，是見賢思齊的修道者應有的作為，古德《恩典化為力量》一文，可以為我們平時修道的參考：

把上天眷顧的恩典，轉化為主動關懷眾生的力量；
把仙佛護佑的恩典，轉化為主動造就眾生的力量；
把明師指點的恩典，轉化為主動接近眾生的力量；
把玄祖庇護的恩典，轉化為主動呵護眾生的力量；
把父母養育的恩典，轉化為主動引導眾生的力量；
把先輩頂劫的恩典，轉化為主動救渡眾生的力量；
把前賢拉拔的恩典，轉化為主動照顧眾生的力量；
把冤親助長的恩典，轉化為主動服務眾生的力量；
把師長栽培的恩典，轉化為主動成全眾生的力量；
把兄友扶持的恩典，轉化為主動體恤眾生的力量。

18 臧武仲以防

【原文】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臧武仲仍佔據防邑　要求魯君後嗣以立
說不要脅我不相信　如此作為令人鄙棄

孔夫子說：「臧武仲仍舊佔據其防邑，請求魯君在魯國立其後嗣。雖然說不是要脅魯君，我不能相信。」

事情的演變總是有來龍去脈，這是不變的事實，但對於事情的說明，有時候為了隱瞞事實或者規避責任，與事實不合之處在所難免，甚至於會製造假象以混淆視聽，使人看不清真相，以利其混水摸魚。

尤其在利益衝突，美化貪得無厭的事情，許多粉飾太平以假亂真的謠

言，可說是滿天飛。此時除非有相當的判斷智慧，否則受到蒙騙，還同情造假者，為其喊冤求情，這在歷史上，甚至於生活中，層出不窮，真可說兵不厭詐。孔夫子在《論語‧為政篇》教導我們辨識的方法：「觀察一個人，首先看其行為的表現，再深入觀察其動機及經過，最後再考察他的心態是否安適，人的真面目怎能藏得住呢？人的真面目怎能藏得住呢？」以事情來追溯其發生的經過及原因，事實的真相自能水落石出，誰也別想蒙蔽。

臧武仲，即臧孫紇，諡號武，臧文仲之孫，臧宣叔之子，曾任魯國的大夫，封邑在防（今山東省費縣東北）。早年生長於宮中，深得魯宣公夫人的喜愛，並立為臧氏的繼承人。他的身體矮小多智，魯成公四年（西元前587年）繼父親康宣叔為卿，世襲司寇。魯襄公十七年（西元前556年）齊高厚圍困他於防，由孔夫子之父叔梁紇等人率甲兵三百人，夜間突圍護送而出。魯襄公二十三年（西元前550年），他曾經設計為季武子廢除年長的即位者，立自己所喜歡的少子，因而與孟

孫氏結下仇恨，臧武仲被孟孝伯陷害，說他不好好安葬已死的父親，季武子將其逐出魯國，先後逃往邾國和齊國。到了齊國，齊莊公要給他田地，他卻預料齊莊公在位不能長久，便設法拒絕。後來齊莊公被殺，他沒有受到牽累。之後潛回他的封地防邑，派人向魯襄公請求，封他的兒子，以繼承先人的祭祀，在當時的情況下，口氣或許比較委婉，但說其沒有要脅的意味，是很難讓人相信的，是以夫子在本章說：「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雖然孔夫子曾經稱讚「臧武仲之智」，再看其作為，其智是有瑕疵的，雖有智卻不忠，難免晚節不保。真有智慧者，不在有為的造作上，應該懷有大公無私無為的精神為眾人服務，不在私人的名利情上下功夫。然而一個人的思想是否正確，從小時候的教育就開始奠定了，長大之後想要改變是很難的。因此前賢有一篇《孩子的教育》之好文，可提供教導孩子的參考：

寵出來的孩子，危險；
捧出來的孩子，霸道；
慣出來的孩子，任性；
嬌出來的孩子，脆弱；
打出來的孩子，逆反；
罵出來的孩子，糊塗；
逼出來的孩子，出格；
磨出來的孩子，堅強；
苦出來的孩子，懂事；
教出來的孩子，傳統；
闖出來的孩子，勇敢；
搏出來的孩子，成功。

19 晉文公不正

【原文】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晉國文公譎而不正　為達目的不守真誠
齊國桓公正而不譎　成為霸主其事有成

孔夫子說：「晉文公善於權變而不守正道，齊桓公堅守正道而不善於權變。」譎，讀絕，權謀詭詐之術。

大道提供因果報應的舞台，使每個人在人間表現各種不同的命運，窮通禍福、富貴貧賤，各安其命，誰也逃脫不了。然而人人本具一顆純潔的心性，原本是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自從造業落入因果輪迴之後，才開始有生滅、垢淨、增減、清濁、善惡、好壞、富貧、貴賤、窮通⋯等等的不同人生。上天有好生之德，不希

望人類受到因果的報應，所以給我們許多脫離苦海的機會，只因不明其理，在受到果報之後，不知道借著果報以自我反省，看清輪迴的事實，於是遣下許多先哲來到人間示現，教導我們脫離苦海的方法，讓人人在當下都有覺悟轉變命運脫離苦海的機會，只要我們在人世間深究因果報應的實相，開始修道修心以淨化心性，自有解脫之日。最怕世人沉迷於目前的權勢，不知悔悟而變本加厲，將自己推入輪迴的苦海。

我們今生今世的一切命運，都是累世業因的呈現，這一輩子有機會當大官，或擁有豐厚的家產，或者是過著貧賤的生活，這都是自己造業在機緣成熟所展現的果報，明理的人當善用目前的環境修好自己，以了業了愿才得以回歸清淨的本性，免於永世的沉淪。要知道我們每人的習性，也是承接上一世帶業往生而來，如果不能借著有人身的機會，趕快修行去除累劫的污染，就無法回歸本位。如本章所提到的晉文公與齊桓公，都是春秋時代諸侯國君，可說是有莫大福報的

人，然而因為個性不同，待人處事的方式不同，治國的理念不同，當然會造下各種不同的業力，成為來世因果報應的依據。

晉文公，名重耳，春秋時晉獻公的兒子，年輕時逃離在外十九年，六十二歲即位後，善聽臣下的意見，改革內政，國勢強盛，繼齊桓公之後，成為春秋五霸之一。城濮之戰是晉文公稱霸的關鍵，為救宋伐衛破曹，都是假救宋之名以報舊仇。對楚軍退避三舍，又是假守諾言之名，以逸待勞引楚軍深入圈套，將俘虜送給周天子，以換得封地封爵，都是有計畫行事，所以說他「譎而不正」。

齊桓公，姓姜名小白，春秋時齊僖公的兒子，齊襄公的弟弟，任用仇人之臣管仲為相，改革內政，國勢益加強盛，以「尊王攘夷」為號，不以兵力九會諸侯，成為春秋五霸之首，是知人善用；允許曹沫還魯地不違背諾言，是守信用；出兵救燕國還割讓土地以息戰，是為和平。處處都表現正道的德行，所以說他「正而不譎」。

來到人間無論遭受任何命運，要知道善用此身在此生修好本性，

才得以停止輪迴苦海的命運，因而在一生的諸多境遇中，要學習藉假修真淨化本性以回歸本位，才不枉此生來到人間，濟公活佛以下文提醒我們，從中體悟修道的方法，庶乎可以幫我們脫離苦海：

安逸中腐蝕了鬥志，情慾中消磨了理智；
妄念中出現了貪執，虛幻中隱蔽了真實；
困厄中激發了勵志，苦難中引發了慈悲；
修道中端正了行止，規矩中牢拴了意識；
人生中看淡了得失，覺悟中超脫了生死；
生活中啟迪了禪思，平凡中創造了恆持。

20 管仲之力也

【原文】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齊國桓公殺公子糾　召忽死之管仲仍留
九合諸侯管仲之力　孔子稱讚仁德不朽

子路問說：「齊桓公逼殺公子糾，召忽因此自殺身亡，管仲卻不死，如此可說：『他不是有仁德的人嗎？』」孔夫子說：「齊桓公九次會合諸侯，不用軍隊武力去促成，這就是管仲的能力，這就是他的仁德，這就是他的仁德！」

歷史上春秋時代之所以有管仲的出名，成為齊國的宰相，輔佐

齊桓公成為當時諸侯的霸主，其實與其小時候的同伴鮑叔牙有相當大的關係。鮑叔牙的家境比管仲富有，曾經合夥做買賣，每次鮑叔牙出錢較多，但賺錢時管仲分得多，朋友為其打抱不平，他卻說：「管仲家境不好，有老母親要奉養，多拿一些是應該的。」有一次兩人同上戰場，管仲總是躲在後面，同袍對管仲很不滿，鮑叔牙卻說：「管仲是獨生子，家中還有一位老母親要他奉養，萬一不幸，害怕母親年老沒人奉養。」後來管仲幾次當官，因為表現不好而被免職，大家都恥笑他，鮑叔牙則說：「管仲並非不能幹，只是時運不濟，這些小事不適合他去做，他的能力很好，可以做更大的事情。」後來管仲輔佐公子糾失敗了，鮑叔牙所輔佐的公子小白接掌了齊國的政權，成為齊桓公。齊桓公即位後，立即請來鮑叔牙要任命他當宰相，幫他治理國政。鮑叔牙自認能力不足而拒絕了，卻推薦管仲，當時齊桓公無法接受，在鮑叔牙百般勸解之下，接受鮑叔牙的建議。果然，齊桓公在管仲的輔佐下，將齊國治理成富足強大的國家。後來管仲曾對人說：

「生我養我的是父母，可是了解我幫助我的，卻是鮑叔牙。」後世比喻交情深厚的朋友，稱為「管鮑之交」。

管仲受到鮑叔牙的愛護與提拔，自己也能盡其所能輔佐齊桓公，使得民富國強，成為春秋五霸之霸主。然而其所推行的是霸王之治，並非如儒家所提倡的聖王之治。兩者之不同，聖王之治以禮樂治國，講究仁義道德；霸王之治以法術治國，經常不論手段。因此管仲在成名之後，自然毀譽參半，不如聖王之治，受到萬民的愛戴，永留美名於後世。以本章來論，子路提出：「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顯然質疑他的為人，不太厚道。然而孔夫子卻說：「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夫子卻讚譽他的仁德。

因緣果法的循環不已，乃是依據天理的公道所運行。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善惡之報都呈現輪迴的現象，如果要修得究竟，不再輪迴，必須了解「三輪體空」的道理，確實做到《金剛經》所說「應無所住

而生其心」，以達到「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並不執迷於「過去心、現在心、未來心」的涅槃至善之境。濟公活佛的《修道頌》，提供我們修回本位的明路：

嘆修道，圖外表，虛心假意佛堂跑；
日燒香，只為了，求福求壽歲不老。
嘆修道，心不靜，求道立願不去了；
負皇天，忘師勞，一切罪過乃自招。
勸修道，知大道，人道達到合天道；
人道好，要自造，聽爾傻師描一描。
師告爾，莫煩惱，脾氣毛病改趁早；
不發怒，不煩躁，性情溫柔合人道。
如修道，免性躁，渡人說話要技巧；
爾用那，誠心抱，找病配藥醫就好。

21 管仲相桓公

【原文】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管仲非仁不死又相　一匡天下不受異殃
管仲仁德民受其賜　莫執凡夫狹隘思想

子貢問說：「管仲不是仁人吧？齊桓公殺死公子糾，自己不能盡節而死，又去當齊桓公的宰相。」孔夫子說：「管仲輔佐齊桓公，稱霸諸侯，統一天下，使得天下太平，人民到如今還受其恩賜。如果沒有管仲，我們恐怕都要受到異族的統治，改穿奇裝異服了。管仲怎會

拘泥一般匹夫匹婦的想法，自殺死於郊外山溝，尚不為人所知呢！」

俗語說：「一樣米飼百樣人。」世人雖然都要飲食才能維持生命，但每個人所經營的人生不同，在社會上所創立的價值不同，因而世人對每個人、每件事物的看法也會不同。在上一章，子路對於管仲的看法，認為他有違背仁德之處，是就齊桓公逼魯國殺公子糾，召忽為殉主而自殺，管仲不但因此而苟活，還當起了齊國的宰相，這種為人太過分了，這是賢人的看法。但聖如孔夫子對於這件事情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齊桓公能夠九次會合諸侯，還不動用軍隊的力量去促成，這就是管仲的能力，也就是其仁德之處。對於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的看法，從此可看出一個人的智慧、格局與心胸。

在本章，子貢也同樣提出質疑，認為管仲不是一位具有仁德的人，其理由是，齊桓公殺死了公子糾，自己理當要陪主公而死，既不能自殺陪葬，還去當齊桓公的宰相，這是有違背道理的。孔夫子對這件事情卻有其不同的看法，他認為管仲輔佐齊桓公，稱霸諸侯，使得天下能得到

統一而安定，如今的百姓還受到其德政的恩賜。如果沒有管仲輔佐齊桓公成為霸主，我們恐怕都要受到異族的侵略而被其統治，梳起不同的髮型，穿起不同的服飾了。管仲怎會拘泥於一般人的見識，受到困境卻自殺於郊外的水溝，至今尚不為人所知道呢？由此可見，聖賢的見地，因智慧的深淺不同，所看的深淺度也不同，子貢被列在七十二賢之列。

我們可以從《論語・公冶長篇》其中的一章，看到聖與賢的智慧不同之處：有一次孔夫子對子貢說：「你與顏回，誰的智慧比較高？」子貢回答說：「我的智慧怎能比得上顏回呢？顏回的智慧，聞一就能夠知十；我啊！聞一也只能知二而已。」孔夫子說：「你的智慧真的不如他，我贊同你有自知之明。」又《論語・先進篇》記載：孔夫子說：「顏回的德行已經接近完美，但生活卻非常貧窮。端木賜（子貢）不守修道的本分，對於經商卻很有興趣，對於商情的預測，經常很準確。」可見聖如顏回，在人間雖沒有特殊的表現，但其內化修行的功夫了得，能夠做到安貧樂道，子貢在經營人間的財富上有其獨到之處，但對於修

行淨化心性尚嫌不足。

古德有一文教導我們，成就聖賢，都必須在心性上下功夫：

心性提昇道在念，不以假相落人情；
為善真念天主佑，一心恆念善實明；
人道圓滿天道盡，至德至真爾知行；
好道不倦聖賢仿，真實一心持之中；
不以人心方困頓，用心慈悲無無明；
只要存心為眾生，善愿必成使命承；
提起責任不推諉，抱道至誠達始終；
清口茹素慈悲為，好自用心目標成。

22 可以為文矣

【原文】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公叔文子舉大夫僎　同升諸公在朝為官
孔子聞之可以稱文　如此風範值得流傳

公叔文子的家臣，衛國的大夫名字叫僎，由於公叔文子的推薦，升遷到了公朝，一同當國家的大臣。孔夫子聽了之後說：「公叔文子諡名為文，可以說是名副其實了。」

在古時諸侯的臣子才能稱為大夫，大夫的家臣對諸侯而言，只能算是陪臣而已。諡，讀是，諡號是古代君王、諸侯、大臣、后妃、權貴、僧道等死後，國家依其生平的功過與品德修養，另起的稱號，以

為評論。依據《明會典》的記載，其等級文正最高，其次文貞、接著「文」字搭配成、忠、端、定、簡、懿、肅、毅、憲、莊、敬、裕、節、義、靖、穆、昭、恪、恭、襄、清、修、康、潔、敏、達、通、介、安、烈、和。這諡號的制度，起源於周朝中期周公旦與太公望所制定。

春秋時，諸侯的卿大夫大多是國君的子弟，或者是世臣的後裔，出身於微寒家庭的很少。文子能夠知人並加以舉薦，忘了自己的身分，將家臣僎推薦給國君，與他同朝為官，如此大公無私的精神，可說是難能可貴，諡之為「文」，也是非常恰當的。按照古代《諡法》一書的規定，諡「文」者，要做到六項之一，即：「經緯天地、道德博厚、勤學好問、慈惠愛民、愍民惠禮、錫民爵位」，文子具有「錫民爵位」的美德，所以孔夫子在本章特別表揚他「可以為文矣！」

孔夫子一生光明磊落，一切都能做到實事求是，絲毫不隱瞞事實，是以曾在《論語・衛靈公篇》說：「我對於人有誰受到毀謗？有

誰受到讚譽，一定是經過考察過的。這些受到讚譽的人，都是夏商周三代以來，依照正道行事的人。」由此可見夫子說話的嚴謹，不說則已，要說一定是正確無疑，這正是《中庸》所載君子的特質：「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夫子的誠信，已達「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的聖人境界。所說的話具有公信力，難怪作《春秋》一書後，亂臣賊子都感到害怕。

孔夫子對於事實的真相，從來不曾有所隱瞞，這在《論語・述而篇》曾經對弟子說：「同學們，你們以為我說話有所隱瞞嗎？我從來沒有對任何人隱瞞過，我從來沒有一件事情，不公開對你們說的，這就是我做人的原則。」這就是成就聖人的特質，也就是要守誠信。可見古來聖賢君子的成就，離不開一個「誠」字，誠如《中庸》所載：「所謂的誠，是自我本性的完善；而所謂的道，是自我本性的引導。」這個真誠從萬物的開始到結束，都融在其中。沒有真誠，事物存在就

沒意義了，所以君子以真誠最為可貴。所謂的誠，不是只求自我本性的完善而已，還要使萬物都能完善。自我本性的完善是仁，能完善萬物是智。仁與智都是出自本性德行的流露，是融合自身與外物的正道，所以在任何時候施行，都是很適宜的。」

學習公叔文子的大公無私，可給自己在人間留下美名。古德的這篇文章，可以幫助我們成就：

我不計較不計較，吃虧受累不計較，不計較，前程才會寬廣；
我要包容要包容，他人短處要包容，要包容，涵養才會深厚；
我常開心常開心，行善積德常開心，常開心，人生才得康寧；
我定證果定證果，濟世救人定證果，定證果，修行才有價值。

23 衛靈公無道

【原文】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孔子說衛靈公無道　季康子問何不傾倒
任人得當足以保國　若不如此國已糟糕

孔夫子談到衛靈公的昏庸無道，季康子懷疑地問說：「既然是這樣，為何還不喪失君位而敗亡呢？」孔夫子分析說：「因其國中尚有仲叔圉接待賓客，祝鮀管理宗廟祭祀，還有王孫賈統治軍隊，能如此善用人才，怎會敗亡呢？」圉，讀雨。

觀察一件事情，必須深入到每個細節，才能做出正確的判斷，如果只憑一件事情，或者一個蛛絲馬跡，去判斷一件事情，或者能夠有見微知著的效果，但絕對不要以偏概全，如此將會產生錯誤。每件事情都有其來龍去脈，必須找出合理的說法，才能說服於人，否則隨便說話，將會造成人心的慌亂，讓別人不信任，也讓自己沒有自信。誠如《大學》所說：「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萬事萬物萬象皆是大道所生，能明大道運行的軌跡，自然能夠知道萬事萬物萬象的始終過程。

凡是事情的發展都有一定的過程，如果能夠靜心觀察，必能看出端倪，從中看出破綻，要處理事情，能夠就事論事，依據事實的需要作出適當的處置，想得到美滿的成果就容易了，誠如老子在《道德經》第六十四章所說：「當大道展現安定時，較容易維持秩序；當事情在未成形之前，較容易預防。在事物還在脆弱時，較容易破壞；在事情還在細微時，較容易分散。所以在事情未發生前，應先做好妥善

的準備；在禍害還未產生前，要做好預防的準備。多人合抱的大樹，是從微細的小草長成；九層高的土臺，是從小土石堆積而成；千里迢迢的行程，也要從腳下的第一步走起。聖人知道這些道理，能以無為應事，所以不曾失敗；能做到不執著，所以不曾失去。百姓不知其中的道理，往往事情會出現功敗垂成。如果能常持謹慎，就不會失敗。」可見大道所生出的萬法，其規則就是如此，因此判斷事物也要從中領會大道運行的理路，才能順利完事。

在本章，季康子對於孔夫子說衛靈公昏庸無道，為何不會敗亡呢？孔夫子說明原因，雖然衛靈公昏庸無能不行正道，但尚能任用賢才參政，使得衛國不致於滅亡，衛靈公不喪失君位。孔夫子說：「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仲叔圉，即是孔文子，衛國的大夫，擅長於外交事宜；祝鮀，衛國的大夫，擅長於宗廟祭祀；王孫賈，衛國的大夫，擅長於治軍。這些國家的要務，都有專人處理，才不至於顯出敗象。表示衛靈公尚有福報，

自然會有能人相助。但當福報享盡，自己又沒有治國的能力，敗象自然就會產生。

身體猶如一個國家，一個國家要能生存，必須將國政治理得好；一個人要能過得好日子，必須身心靈要健康，是以每天要時時刻刻注重自己身心靈的保養。身體的主人是心靈，萬法由心生，萬法由心滅。人間的一切與心有著密切的關係，因此要明白在人間要過美好的日子，出人間要能回歸本位，都必須要在此心下功夫，心就如同一位工畫師，未來的人生是彩色還是黑白，都是由這顆心去造作。古德也曾留下一篇文章，可提供修道士去學習參考：

心中無著事，則事事可以擺平；
心中無著怨，則怒怨可以消寧；
心中無著我，則私我可以清明；
心中無著物，則萬物可以自成。

24 其言之不怍

【原文】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孔子分析人之言論　大言不慚必然受困
如此之人不會實踐　光說不練人格受損

孔夫子說：「凡是好說大話，卻不感到慚愧的人，如果要他去實踐所說的話，那是很困難的。」

做人要誠實是基本條件，言行如一，說到要做到，才能取信於人，受到他人的尊重。雖然做人要講信用，但所許諾的事情，必須要合乎道義，才可以去實踐諾言，否則意氣用事，恐怕會自食惡果，因此答應別人之前，要慎重考慮，雖然答應了，如果發現有不合道義，就必須立刻停止，並向對方說明原委，以取得對方的諒解，以免兩

人皆受禍害。是以有子在《論語‧學而篇》說：「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此話是在教導我們：講信用必須合乎道義，所說的話才可以去實現；恭敬要合乎禮儀，才能遠離恥辱；親近人要合乎常理，才是合乎做人的根本。做人做事要合情合理，才能夠得到圓滿的結果，受到他人的尊敬與愛戴。

如果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信口雌黃，迎合他人以博得他人的歡心，終究會自取其辱，是以孔夫子在《論語‧學而篇》說：「巧言令色，鮮矣仁！」這不是仁人君子該有的行為。因而一個人平時待人處事必須要腳踏實地，誠實做事，低調做人。不可自吹自擂不自量力誇大其辭，由於自己的實力不足，終究會露出破綻，讓人看清真相，將會自毀人格。是以孔夫子在本章說：「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自己沒有能力卻喜歡說大話，是給自己製造難題，給自己挖陷阱，終究還是自食惡果。

君子與小人，其分別在於心念，君子總是腳踏實地，時時觀照

自己的內心，是否將心性修好，不在乎別人如何說；小人總是虛應其事，時時注意別人的眼光，經常用各種方法來吸引他人的注目。誠如孔夫子在《論語‧憲問篇》說：「古時的學者，是為了充實自己；如今的學者，是為了讓別人知道。」兩種人的內在涵養不同，正如老子在《道德經》第六十三章所說：「有智慧的人以無為的心行事，以無事的心處事，以無味的心品嚐，如此才不會被有為的心所蔽障，因而生出許多的缺陷。在平時不論遇到多少大小的恩怨情仇，都要以善德回報，如此才得以化解。想要化解困難事，必須從簡易處著手；想要成就人間的大事，必須從細微處做起。要知道天下間的難事，其開始都是容易的；天下間的大事，其開始都是小事。只因不注意其變化，沒有適時去處理，所以才從容易變成困難，從小事變成大事。因聖人知道其中的變化，始終不想成就偉大的名相，只是腳踏實地去打好基礎，因而能真正成就其偉大。凡事輕易承諾，必然造成寡信的後果；由於處事粗心大意，所以才造成更多的困難。由此可見聖人處事，能

以謹慎的態度，小心處理，因此能夠一一化解而沒有困難。」平時能如此學習去做事，必可遠離失敗與恥辱，更靠近成功的目標。

喜歡說大話而不實際應事，離成功會越來越遠，靠失敗會越來越近，想要獲得幸福的人生，可說是緣木求魚。古佛有《幸福》之文，並非紙上談兵，必須落實在生活中，才能獲得：

幸福來自身心的健康，幸福來自仁慈的心念；
幸福來自虔誠的態度，幸福來自純淨的信仰；
幸福來自闊達的胸襟，幸福來自內在的寧靜；
幸福來自事物的知足，幸福來自無條件關懷；
幸福來自不斷的教育，幸福來自理想的實現；
幸福來自和諧的相處，幸福來自徹悟妙真理。

25 陳恆弒其君

【原文】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弒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齊陳成子弒殺簡公　孔夫子向哀公訴控
轉告三桓仍不出兵　不敢不告子表其忠

陳成子弒殺簡公，孔夫子沐浴後上朝，向魯哀公報告說：「陳恆弒殺他的君王，請出兵討伐他。」魯哀公說：「你去向季孫、叔孫、

孟孫三位大臣報告吧！」孔夫子說：「由於我當了大夫之後，不敢不報告。但君王卻說：『向三位大臣報告去吧！』孔夫子前往向三位大臣報告，他們都不肯出兵。孔夫子說：「由於我當了大夫之後，我不敢不來報告。」

陳成子，就是田成子田恆，成子是其謚號，其先祖陳完奔齊而改姓田，故又名田常，因其家族出自陳國，也稱為陳恆，是齊國田氏家族的第八代首領，成為齊國的大夫，於魯哀公十四年（西元前481年），弒殺齊簡公壬，這在春秋時期是一件大事，由於孔夫子把禮制看得比性命還重要，對這種以下犯上、殘忍僭越的行為感到非常憤怒，所以聽到這件事情之後，由於非常重視，所以齋戒沐浴，慎重其事去晉見魯哀公，請他出兵討伐陳恆，以匡正義。但當時的魯哀公已是有名無實，權力都掌握在三桓手中，所以要他去找三桓說事。孔夫子又接著去找三桓發兵，結果被他們拒絕了。孔夫子十分的無奈，只好說對此事我已經盡心盡力了。

孔夫子為了維護君臣大義，通過此事向魯哀公請求討伐陳成子，乃在提醒魯哀公，如果聽任季氏的勢力發展下去，遲早有一天，三桓也會和陳成子一樣，做出以下犯上的事情來。後來聽命向三桓報告，意在提醒季氏，身為臣子卻不守臣禮，如果一意孤行，將來會落到被諸侯討伐的下場。但卻沒有受到重視，也沒有收到效果。雖然如此，孔夫子仍然堅持去做，這種做事的原則，是有其價值存在的，留給後人一個行事的準則，這正是聖人的特質。

至聖先師之美譽，並非浪得虛名，必然是名副其實，其待人處事的原則，必然合於天意，還會受到歷史的考驗，永遠利於世人。正如《中庸》所載：「成就君子的方法，要從本身的品德做起，能得到百姓的驗證。考察夏、商、周三代先王的做法，而沒有違背；行為能夠頂天立地，而不違背正道；可質詢於鬼神而沒有懷疑；百世之後等待聖人出現，也沒有疑惑。能質詢於鬼神而沒有懷疑，這就是知道天理；百世以後等待聖人出現而沒有疑惑，這就是知道人性。所以君子

的舉動，能世世代代成為天下人依循的正道；君子的行為，能世世代代成為天下人的法度；君子的言語，能世世代代成為天下人的準則。在遠處可見其威望，在近處不為人所討厭。」

孔夫子的有教無類與因材施教，不因其沒有當官而不去推行教化，他以真誠的態度，教導我們修心以回歸正道的方法，為當代及後世留下美好的典範。關聖帝君也以下文，提出正確的修道人生：

現今修道人，講道不修道，言行不合道，著相忘內觀，佛規顛倒顛，虛圖作表面，渡人不成全。

修道要以什麼為主？修道就是要以修心辦道為主。

什麼事誤不得？性命事，誤不得；

什麼路走不得？後悔路，走不得；

什麼虧吃不得？口過虧，吃不得；

什麼話說不得？考人話，說不得；

什麼事皆能忘，願立事，不能忘。

26 勿欺而犯之

【原文】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子路請問事君之道　孔子說明誠實以告
如有不妥直言進諫　不可畏縮徒自煩惱

子路請問侍奉君王的方法，孔夫子說：「要對君王誠實不欺，而且還要直言進諫。」

孔夫子教導弟子，希望每個人都能學君子之道，以成就聖賢為目標。由於弟子來自各地，出身背景不同，生長的地方不同，生活的習慣不同，因而在有教無類的原則下，實施因材施教的方法，使得每個人都能改善其缺點而發揮其優點，於人於己都有好處，於國於家都是有利。夫子期待每位弟子除了做好修身以外，希望能發揮長才為國

為民服務。此章是夫子借著子路問如何侍奉君王的機會，就其缺點而加以教育。從政侍奉君王之道，當以盡忠勿欺為主要，更進一步要不欺瞞而勇於犯顏直諫。忠直是本性誠心自然地流露，心如同日月大公無私，如此至德的表現，才是為人臣應有的行為，所以孔夫子告訴子路：「勿欺也，而犯之。」簡單的兩句話，卻充滿了從政的智慧，也顯出為人之臣的誠信，不為自己的利益考量，迎合主意吹噓拍馬，只為了趨炎附勢而昧了良知，如此違背良心，實非君子之道。

君臣相處之道能否做好，要在家庭中父子相處的家教中培養，是以孔夫子在《論語・學而篇》說：「為人子弟在家要克盡孝道，出外服務社會要能夠尊敬長上，言行要謹慎而信實，要廣泛愛護眾人，而且要親近有仁德的人。如此實施尚有餘力，可以去學習典章文藝以增廣見聞。」

君臣相處的管道能夠健全，如此的團隊才能將國家治理好，使得國泰民安，是以《論語・八佾篇》魯定公問：「君王使喚臣子，君

子事奉君王，要如何才算是合理？」孔夫子回答說：「君王使喚臣子要以禮相待，臣子事奉君王要能盡忠職守。」又孔夫子在《論語．先進篇》說：「要以正道事奉君王，如果不能的話就辭官。」又在《論語．衛靈公篇》說：「事奉君王，要能敬重其事盡忠職守，然後再談食祿的問題。」否則就會如同《憲問篇》首章，孔夫子回答原憲問恥時說：「國家政治清明的時候，只知道領薪水；國家政治混亂的時候，也只知道領薪水，這是可恥的事情。」如此的素位尸餐，歹車擋路，敗壞社會風氣，如孔夫子在《論語．里仁篇》所說：「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國君主持一國的政事，其成敗關係著一國的百姓，身為人臣任君之職食君之祿，當要忠君愛國，當國君的觀念有所偏差，或者政策有所錯誤時，需要有勇氣勸諫君王，使其改善。但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勸諫的方法很多，但必須有效，只要是為國為民的利益，不計個人的得失，才是事君之道。不要只顧人情而忘了實情，待人處事，甚

至於修行皆是，濟公活佛這篇《放下人情回原點》，可做參考：

（一）人情包袱快放下
（二）放下人情現真誠
（三）有為法是修人情
（四）回歸自然回原點
（五）不要白來人世間
（六）真誠的愛給眾生
（七）學與做持之以恆
（八）守住自己初發心
（九）凡事都要剛剛好

27 君子向上達

【原文】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孔子論說君子之道　一心向上仁義做到
小人下達只為財利　君子小人各人自造

孔夫子說：「君子向上進步達於仁義，小人向下墮落達於財利。」

人有三六九等，都是此心所為。佛與魔、君子與小人，也都是此心所造，是以說「萬法唯心造」，將來要造就怎樣的前途，也都是此一顆心所打造，誠如《華嚴經・覺林菩薩偈》所說：「心如工畫師，能畫諸世間；五蘊悉從生，無法而不造。如心佛亦爾，如佛眾生然；應知佛與心，體性皆無盡。若人知心行，普造諸世間；是人則見佛，

了佛真實性。心不住於身，身亦不住心；而能作佛事，自在未曾有。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

君子了知天道的運行，知道自己從天上來，所以要回到天上去，要回天上本位，唯有修心淨心開啟智慧，才得以脫離輪迴的糾纏，上達以回天。小人唯利是圖，貪著人間的名利情，因而與人結下難以分清的愛恨情仇，陷自己於輪迴苦海之中，仍然沉迷不悟，難以回頭求解脫，是以一世比一世沉淪，因而孔夫子在此章說：「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人間善惡禍福之報應，將來成聖佛或妖魔，皆是此心的傑作，君子積善德以上達天堂成就聖賢仙佛，小人為求名利壞品德終究下達三惡道，佛陀在《地藏菩薩本願經・閻浮眾生業感品第四》告訴定自在王說：「未來世中，若有男子女人，不行善者行惡者，乃至不信因果者，邪淫妄語者，兩舌惡口者，毀謗大乘者，如是諸業眾生，必墮惡趣。若遇善知識，勸令一彈指間，歸依地藏菩薩，是諸眾生，即得解

脫三惡道報。若能志心歸敬及瞻禮讚歎、香華衣服、種種珍寶，或復飲食，如是奉事者，未來百千萬億劫中，常在諸天受勝妙樂。若天福盡，下生人間，猶百千劫常為帝王，能憶宿命因果本末。」上達最高境界可脫離輪迴至涅槃至善地，下達最慘能至三惡道的無間地獄。

《清靜經》載：「老君曰：上士不爭，下士好爭；上德不德，下德執德。執著之者，不明道德。眾生所以不得真道者，為有妄心。既有妄心，即驚其神；既驚其神，即著萬物；既著萬物，即生貪求；既生貪求，即是煩惱。煩惱妄想，憂苦身心，便遭濁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永失真道。真常之道，悟者自得，得悟道者，常清靜矣。」上士要修到清靜至境，必須從有為修至無為，從有形證入無形，這必須在平時生活中，做到不與人爭，不執著於功德，才不會因此起妄心以驚動其元神，因而執著於萬物的追求，從而生起貪求之念生出煩惱之心。造成本是清靜的心，被煩惱妄想沾染產生憂苦，從此便會遭受濁辱，流浪生死輪迴，沉淪於苦海中，永遠失去真道，落入無智慧小

人的下場。因而有智慧的君子，必須在真道中去親證而覺醒，真正覺悟真理大道，自然就能常住真心的真清靜之境地。

可見君子與小人的差別，小人著重於現實的擁有，不知「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的道理，唯有厚德才得以載物，否則德不配位，將會引來禍患，給自己惹火上身，招來橫禍，何苦來哉？要知道人間許多有形的現象，有得必有失，有進必有退，有存必有亡，有生必有死的道理。執著給自己帶來煩惱，放下給自己帶來輕鬆。唯有懂得認真生活的君子，才能夠體會到「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的道理，因此在平時的生活中，能夠體悟真理，不要被有形的現象所蒙騙了，是以古德有下面短語提醒我們：

需交有道之人，莫結無義之友；
常飲清靜之茶，莫貪花色之酒；
給人方便之門，莫開是非之口。

28 古學者為己

【原文】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古代學者充實自己　從早到晚盡心努力
今之學者只為人知　自身品德不知珍惜

孔夫子說：「古代的學者，是為了充實自己；如今的學者，只是為了讓別人知道。」

學者要有學者的風格，品行要良好，學識要豐富，還要能夠見賢思齊，為了增長學識開啟智慧以服務大眾，要能夠不恥下問，重要能夠見利思義，不能為了個人的名利而失去品格，終究被人所唾棄。是以學者要有士人的精神，君子的風範。然而世風日下，道德淪喪，許多古代學者要先充實自己，然後再出來服務人群，不敢有所怠惰，時

常戰戰兢兢於待人處事。在《論語》的篇章中，可以隨處找到古學者充實自己的記述，在《學而篇》曾子說：「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又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子夏說：「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又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又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為政篇》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又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又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又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以上所述，都是身為學者為了充實自己，都應該要做到的。

孔夫子在本章說：「古之學者為己。」是在說明古代的學者腳

踏實地做事，只在乎自己的實力夠不夠，不在乎他人如何看法，對自己的一切言行負完全責任。由於時代變更，人心不古，今之學者已不在乎自己是否有足夠實力，卻在意靠關係用各種方法，甚至於巧言令色去爭取他人的喜歡，譁眾取寵以獲得眼前的利益，也不必為自己所說的話負責，也不顧慮將來是否會留下不良的後遺症，只要眼前能混得過去就可以，因而讓社會更形複雜與混亂，所以孔夫子說：「今之學者為人。」夫子因此在《論語》篇章中，對於現在的學者多所感嘆，《里仁篇》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又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又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又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古之學者有如君子，志於道守道義，注重品德修養；今之學者有如小人，爭於名奪於利，注重外在的行情。

古人說：「讀書志在聖賢。」學習是為了找回本性，這是古聖先賢留下許多經典的目的，是要學者能藉讀書明理以實修，充實德能，了業了願，找回自己的本性，以回歸本位。如今的學者，常為追求名利而付出全力，希望在功名利祿上受到眾人的側目，藉此以光耀門楣，常不擇手段以爭取，一旦東窗事發，身敗名裂，不但身陷囹圄，辱及祖先，還貽禍子孫，何苦為貪一時之利，卻留下永遠的憂患呢？

古賢提醒我們，要如何做一位好學者：

我發菩薩心，示現菩薩慈悲；
我立菩薩願，示現菩薩精神；
我修菩薩身，示現菩薩莊嚴；
我行菩薩路，示現菩薩行誼；
我做菩薩事，示現菩薩喜捨。

29 寡過而未能

【原文】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孔子問蘧伯玉之使　您家主人常做何事
欲寡其過如今未能　孔子讚歎使命不失

蘧伯玉派使者來拜訪孔夫子，孔夫子請他一起同坐，並問他說：「蘧夫子平時都做些什麼事呢？」使者回答說：「我們夫子平時努力於減少過失，卻還做不到。」使者告辭出門後，孔夫子說：「好一位使者！好一位使者！」

蘧伯玉，本名蘧瑗（讀願），字伯玉，春秋時衛國的大夫，為人

外表正直而內心寬恕。孔夫子很敬重他，曾經兩次造訪衛國時，與弟子住在他家。依據史料記載，他在二十歲時，就能夠察覺前日所犯的過失，而且能夠盡力改過。到了二十一歲時，知道以前所犯的過失，尚未完全改掉。到了二十二歲時，回顧二十一歲，好像以前的作為如在夢中，未能真切改過。如此一年又一年，一直在改過。到了五十歲時，還知道四十九歲時所犯的過失，一直到了六十歲，仍然時時觀照自己的過失，並加以改善，可見他律己的嚴謹。

有一次晉國的趙簡子出兵欲襲擊衛國，先派人到衛國打探，使者回報說，現今蘧伯玉當相國，史魚當助理，屬下多賢能之士。趙簡子聽了之後按兵不動，不敢出兵攻打。在衛國孫、甯二氏專權的時候，曾經兩次叛變，蘧伯玉都去魯國避難，遠離是非之地，所以孔夫子稱讚他是君子。

依據《大載禮》及《孔子家語》記載：衛靈公不任用蘧伯玉，卻任用彌子瑕，史魚數諫不從，在病危時對兒子說：「我數次推薦蘧

伯玉的賢能而不能任用，也多次言及彌子瑕的不肖而不能辭退，在生前不能進賢而退不肖，死不能治喪於正堂，就將我的屍體放在室內就可以了。」史魚死後，衛靈公前往弔祭，感到很奇怪，史魚的兒子就將父親的遺言告知。衛靈公愕然說：「這是寡人的過失。」於是進用蘧伯玉而退去彌子瑕，並囑咐殯史魚於正堂，拜祭後離去。於是孔夫子在《論語・衛靈公篇》說：「史魚真是正直的人啊！國家政治清明時，他盡忠職守，像箭一般正直；國家政治昏暗時，他直言進諫，也像箭一般正直。蘧伯玉真是君子啊！國家政治清明時，就出來做官貢獻才力；國家政治昏暗時，能隱居不當官，斂藏才能。」

依據史料記載：孔夫子與蘧伯玉來往密切。魯定公十三年（西元前497年），孔夫子帶領學生顏回、子路、子貢、冉有，離開魯國前往衛國，在子路妻舅顏先生的家中，居住了十個月，將往陳國經過匡地、過蒲時，都受到困阻，又折返衛國，住在蘧伯玉家中。其間衛靈公夫人南子想要拉攏孔夫子，特別安排孔夫子的座車，跟隨在她與衛

靈公座車的後面，招搖過市。為了避免非議，再度離開衛國到各處去遊歷。經過曹國到宋國，又遭到司馬桓魋的困厄，於是來到陳國。不久吳國攻打陳國，夫子一群人重回衛國，又住蘧伯玉家。此時衛靈公已經年邁怠於政務，對孔夫子的禮遇漸薄，於是又離開衛國到陳國，在陳國居住三年。

此章是孔夫子在陳國居住的期間，蘧伯玉派了一位使者來拜訪孔夫子的紀錄。由此可見兩人的交情，以及孔夫子對蘧伯玉人格的尊重。蘧伯玉的一生，是值得修道士學習的。濟公活佛則以《願徒兒》一文鼓勵我們修道：

學道常持謙虛受教，以充實自己；
修道常常反省改過，以反觀自己；
講道要持客觀明理，以修正自己；
辦道為懷菩薩慈悲，以惕勵自己；
行道要保堅決信心，以鼓勵自己。

30 在其位謀政

【原文】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孔夫子說做事原則 不在其位不參政策
做好自己莫管他事 這可顯出高尚人格

孔夫子說：「不在其職位上，就不參與其政策的規劃。」

一個人來到人間，為了生活必須要打拼，士農工商各行各業，都是社會組成的一份子。因而每個人都要各盡己力，各盡其事，做好自己，不要成為社會的負擔，那家道就會興旺，國家就會興盛，幸福的生活自然就會到來。國家由家庭組成，家庭由個人組成，每個人能做好本分，做該做的事，說該說的話，花該花的錢，自然生活富有，社會就會穩定。正如《大學》所載：「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

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這是為了全體的利益，大家都要共同遵循的原則，不能有例外，否則將成為富庶的缺口，如果不及時改善，將使團體蒙受傷害。

財力對於團體的重要是如此，人力的運用也是同樣的道理。團體的每個環節都要有人負責，事情的運作才會正常，一切上軌道之後，團體才會蒸蒸日上。因此無論在家庭、公司、團體、社會、國家，為了營運正常，就必須設立許多相關的單位，每個單位都要有人員去負責操作，而且操作的人員都要能夠專業，才能將所擔任的工作順利完成，每個單位都能上軌道正常運作，那成果一定非常良好。《中庸》載：「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

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為了治好整個國家，這九者都要有人負責，才得以圓滿完成。負責的人能將自己的職責完成，國政自然上軌道。

既然有機會參與政事的運作，就要將自己所負責的工作，全心全力去完成。然而不是自己所負責的職務，就不要去干擾人家。縱使自己想要去幫助他人的工作，也要徵求他人的同意，最忌諱的是，自以為是而妄加評斷，甚至於糾正或出手干涉，造成嚴重的衝突。有些上級既然將事情交代給下屬去處理，只要去監督就可以，不要因為不放心，經常用各種方法去左右，讓下屬無所適從，甚至於有掣肘的情事，造成下屬心生不舒服而難以做好。本章所述：子曰：「不在其

位，不謀其政。」也曾經在《論語・泰伯篇》出現過，看似重複，其實是在強調此句話的重要性，由於一個團體的工作繁多，必須要分工合作，所以自己要做好自己所負責的部分，不要越份去操心他人的事情而造成他人的困擾。

一個人要做好自己要先從修心開始，這正是濟公活佛說：「修道修心。」在修行場所，無論分配到什麼工作、職務，都是為上天服務，都可以借境以修心，最主要不起分別心，只要用心去做都可以修心。要如何做好修心的事情，此篇《濟佛法語》，正可幫助我們：

受自己該受的，做自己該做的，

得自己該得的，走自己該走的。

修行即是如此，把自己管好就好。

31 思不出其位

【原文】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曾子述說君子之道　思不出位考慮周到
做好本位不要出軌　欲達此標修道及早

曾子說：「真正的君子所思考的問題，不會超過自己的本分。」

人人守好本分，是穩定自己、家庭、社會、國家，天下的基礎，也是成就君子人格的基本條件。「思」者，心田也，心如一塊田地，看自己如何去經營，種善種得善報，種惡種得惡報，君子與小人、佛與魔、忠與奸，這些都是心田種因所得的果。心為言行舉止的主人，所呈現在生活中的情緒，都是此心的作用，最後所得的果報，都要由自己承擔。「位」者，人立也，人人立足需要安穩，必須合乎天律，

自古來「順道者昌，逆道者亡」，皆由此理出。有子在《論語・學而篇》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做好自己的本分，是君子一生的心願。《大學》載：「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能夠在平時多注意自己的起心動念，做好自己的本分，克盡人倫，自然就能立足於社會。

《中庸》載：「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僥倖。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修好自己，不攀外緣，才能保護自己的本性，不至於沾染貪嗔癡三毒，讓自己越形沉淪。來到人間具有人身，是藉假身以修真身，讓本性回歸本位最好的機會，如果越分做一些不該做的事情而污染本性，實在有

枉此生具有人身。

所謂「君子思不出其位」，是曾夫子喚醒我們在人間，要早日修回本位，人人的本位是聖佛仙真，因而在平時生活中，在作為之前，要考慮到，所造下的因果業力，是否會阻擋我們回天歸本位之路，以免為了貪圖一時之利而帶來永遠的沉淪，那是很划不來的事情。而且還要親近賢人做到見賢思齊。孔夫子在《中庸》提醒我們：「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是以思想觀念、言行舉止能不謹慎嗎？

人生處處是道場，都是在磨練心性，培養品德的地方。只要在生

活中，認真對待人事物，從中體悟真理，學習做人做事的道理，只要在世能圓滿人道，天道自然能夠成就。濟公活佛曾留下《你用什麼心態來過你的生活》，可提供我們在平時生活修行的指南：

生活要過得平淡，為人要過得平實，
心境要過得平和，處世要過得平穩，
遇事要過得平靜。
信心乃是幫助我們站起來的力量，
勇氣乃是幫助我們腳步跨出去的力量，
恆心乃是幫助我們始終如一的力量。
世人如果要活得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但看你自己的觀念是如何？你的理念是如何？
你用什麼心態來過你的生活？

32 恥言過其行

【原文】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孔夫子謂君子之稱　敢於言說必須完成
君子羞恥言過其行　隨時反省及時修正

孔夫子說：「君子所感到羞恥的事情，就是所說的話超過自己的能力範圍。」

真正的君子，必然言行一致。說到做到，這就是誠信，乃是為人的基本條件。因而孔夫子在《論語‧為政篇》說：「做人如果沒有誠信，不知道要如何立身處世？就如同大車沒有輗，小車沒有軏，沒有辦法傳送動力，不知道車子要如何行駛了？」可見誠信的重要。所以孔夫子回答子貢問成就君子的方法時說：「先實踐所要說的話，然後

再去說。」如此才能保證君子的品質，不會有缺陷。

君子很重視自己的誠信，而誠信不是只在嘴巴上說說而已，要能在生活中待人處事表達出來，也就是不說則已，說了就要去實踐。如果做不到，就會感到羞恥而不敢見人。所以做不到的事不敢先說，沒有能力做到的事，不敢答應人，不敢言而無信、信口開河，這在君子的行為上是見不到的，是以孔夫子在本章說：「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說大話以誇耀自己的能力，想要藉此事讓人來稱讚表揚，由於能力不足，無法實踐自己的諾言，導致無言以面對他人而受到恥辱，這乃是自己所招惹而來。然而能夠知道羞恥，還算是不錯的，有些人吹牛不打草稿，事後還強詞奪理為之辯解，一點也不知反省，這種連小人都不如，真可說是偽君子。

《中庸》載：「所謂的『誠』，是自我本性的完善；而所謂的『道』，是自我本性的引導。這個真誠從萬物的開始到結束，都融在其中。沒有真誠事物就沒有存在的意義了，所以君子以真誠最為可

貴。所謂的『誠』，不是只求自己本性的完善而已，還要使萬物都能完善。自我本性的完善是仁，能完善萬物是智。仁和智都是出自於本性的自然流露，是融合自身和外物的正道，所以在任何時候施行，都是很適宜的。因而至誠是沒有止息的，沒有止息就可以保持長久，能夠保持長久就會顯現出來，能夠顯現出來就會傳佈悠遠，能夠傳佈悠遠就會廣博深厚，能夠廣博深厚就會高大光明。由於高大光明所以能夠覆蓋萬物，由於悠遠長久所以能夠生成萬物。」不能以真誠的心待人處事，往往出了事情還不認帳，甚至大言不慚，將錯誤推給對方，真是無恥之極。

孟夫子在《孟子・盡心上篇》說：「人不可以沒有羞恥心，不知羞恥的羞恥，才是真正的羞恥。」又說：「羞恥心對於人來說，是很重要的。行巧詐之事的人，是不必有羞恥心的。不把比不上別人當羞恥，怎能夠比得上別人呢？」有羞恥心的人，才知道反省改善，努力精進以跟上別人。沒有羞恥心的人，不以趕不上別人為羞恥，卻以花

言巧語來辯解，不願意改變自己的錯誤，這種人與他相處，遲早會受到影響，讓自己漸漸墮落。要成就君子的仁道，恐怕是難上加難，是以孔夫子在《論語・學而篇》說：「巧言令色，鮮矣仁。」

來到人間最重要的是找回自己的本性，如果做不到，對自己不負責，才是最羞恥的事情，平時要能做到地藏王菩薩所述的下文，才得以找回自己：

口不食眾生肉，何來無明疾病纏繞身；
口不喜眾生肉，長養慈悲仁德心；
口不貪眾生肉，清心寡慾好修行。
口不言是非黑白，何畏懼毀譽臨身邊；
口不言淫語、邪語、妄語、綺語、惡語，
不畏懼口業因果尋，言語謹慎，須防誤人修道命。

33 夫子自道也

【原文】子曰：「君子之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君子道三我無能焉　仁者不憂智不惑偏具有勇氣不會害怕　子貢讚說夫子自謙

孔夫子說：「要達到君子的方法有三種，我還不能做到，就是：具有仁德就沒有憂愁，具有智慧就不會迷惑，具有勇氣就不會害怕。」子貢說：「老師是在陳述自己。」

君子是儒家修行的理想境界，要做到合乎君子的標準，孔夫子在此章說，要具足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等三達德的要件。孔夫子在《中庸》說：「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

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修身、治人、治國、治天下，都是人去做的，因此都要從修身開始，修身必須從智仁勇三達德做起，以做好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的五達道，如此天下才得以太平。

所謂的「好學近乎知」，一個人能夠博學多聞，使熟以生巧融會貫通，能夠知己知彼，懂得取他人之長以彌補自己的不足，並在各種不同的環境中磨練，學習突破各種困難，以達到轉識成智，則能展現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的聖人睿智。到此地步，自能明是非知善惡，不會攀緣而被環境所迷惑，隨波逐流而不知上岸，是以孔夫子說「知者不惑」。

所謂「力行近乎仁」，道德高尚並非紙上談兵，必須要明理實修，說得到還要能夠做得到。要達到仁者不憂的境界，必須大公無私，立足於社會，絕對以大體為考量，把我執、我相拋開，不曾患得患失，胸懷敞開，把一般人認為是困境而煩憂，視為上天賜給學習增

長智慧的機會，會以歡喜心面對一切的人事物，做到孔夫子所說的「仁者不憂」，這都要在平時學習中去親證。

所謂「知恥近乎勇」，真正的勇不是在狠爭猛鬥中表現，匹夫之勇只能讓自己喪失生命與品格。真正的勇，在於知錯明恥而能速改過，有銳利判斷是非的能力，該為則為，不該為則止，從不苟且敷衍行事。做到謙和退讓、取捨有度、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美色不能誘，如此才能成就大丈夫的品格，堪稱為君子。俗語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要改除不良的習性，必須先知道習性容易導致人格敗壞，讓我們流浪生死苦海，受盡屈辱，唯有具足的勇氣不懼任何的困境與難關，才得以改除習性歸於本性，所以孔夫子說：「勇者不懼。」

孔夫子的處世態度，一向都很謙卑，而且實事求是，自己已經做到的品德，提出來給子弟在學習中做個榜樣，卻又謙稱還未做到，這也是給我們的教育，有德者必然是謙卑。當然子貢跟隨夫子多年，了

解老師的做人，知道他以此親身體驗來教導學生。古德也留下《修行實相》一篇有益於修行的文章，內有許多修道的妙竅，內容如下：

叩拜，不是彎下身體，而是放下傲慢；
念佛，不是聲音數目，而是清涼心地；
合掌，不是併攏雙手，而是恭敬萬有；
禪定，不是長坐不起，而是心外無物；
歡喜，不是顏面和樂，而是心境舒展；
清修，不是摒棄慾望，而是心地無私；
佈施，不是毫無保留，而是愛心分享；
信佛，不是學習知識，而是踐行無我。

34 夫我則不暇

【原文】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子貢對人擅加批評 孔子指責子貢無明
自顧不暇何以論人 隨便評論就是弊病

子貢批評他人，孔夫子說：「端木賜（子貢）啊！你已經很賢能了嗎？自我檢討猶恐不及，那有閒功夫去批評他人呢？」

常言道：「律己以嚴，待人以寬。」律己能嚴，則事事謹慎，時時反省，犯錯機會自然減少，品德自然敦厚，不會以言行去侵犯他人，自然不會樹敵，甚至於招來橫禍，當然可以明哲保身平安生活，可說一日無事小神仙。平常待人能夠寬厚，自然能與人相處和諧，受人尊敬與愛戴，給自己的生活增添安詳的氛圍。相反的，如果處處不

檢點自己，還自以為是，在己心目中從來容不下他人的美好，到處批評毀謗人，與人結惡，最後吃虧受害的還是自己，何苦要如此陷害自己呢？

《大學》載：「一位品德高尚的君子，對於好的事情，必定先要求自己做到，然後再去要求別人；對於不好的事情，必須嚴格要求自己不要做，然後再去要求別人不要做。」可見一位品德良好的君子，律己必須嚴格，先做到以身作則，自然就能受他人尊重而效法。尤其身為領導者，更要如此，是以孔夫子在《論語．顏淵篇》回答季康子問政時說：「所謂的『政』，就是正道，先生您能率先行正道，有誰敢不行正道呢？」當時孔夫子對學生的教育，必須要自己先做到，才能去指導教育別人，一有錯誤隨時糾正，所以他的子弟，成為當時諸侯爭相延攬的對象。因此此章，當他發現子貢有批評甚至有毀謗之疑時，立刻給予糾正，並向子貢說：「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可見孔夫子的教育，不斷在提醒要自修、自檢、自斂、自化。不可向

外去攀比、批評、毀謗，那於己喪品德於人造仇恨，都沒有好處。

天律所制，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因果報應，自作自受，是以菩薩畏因，眾生畏果，有智慧的人當不會將己墮入因果業力的惡性循環。是以《大學》載：「《尚書・周書・秦誓篇》說：『如果有一位大臣，忠厚老實，雖然沒有什麼特別的才能，但他的心胸寬廣，具有容人的肚量。別人具有才能，就如同自己具有一樣；別人的才能兼備，他能心悅誠服，不止是從口頭稱讚，還能打從心中讚美敬仰。如果延攬這種人來參與治理國事，是足以來保護我的子孫和百姓，是可以為人民造福利的。相反的，別人具有才能，他就嫉妒；別人才德兼備，他就想辦法將其壓制、排擠，使這些人不能夠施展能力，無論如何都不能容人。如果任用這種人來治理國家，不僅不能夠保護我的子孫和百姓，而且可以說是非常危險的。』」

人間是修行的好地方，能夠借著來人間有色身的機會，好好修道以成就自己，古賢撰有《修行者》一篇，可為修行的座右銘：

修行者有肚量，兼容並蓄；
修行者守禮節，易俗移風；
修行者常微笑，廣結善緣；
修行者存誠意，感化大眾；
修行者顯才藝，造福人群；
修行者心謙和，色溫辭婉；
修行者獻愛心，溫暖人間；
修行者用智慧，圓融十方；
修行者捨財富，襄義助貧；
修行者正言語，化惡為善。

35 患其不能也

【原文】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孔子述說不必憂患　最主要是心胸敞寬
不怕別人不知自己　最怕不能正確判斷

孔夫子說：「不必憂患別人是否知道自己，所應憂患的是自己沒有才能。」

常聽有人出怨言：「沒人能了解我。」因而心中常常因納悶而憂鬱，終日心頭不歡，眉頭緊閉，到底是誰讓自己如此不快樂。難道自己的心情好壞要由別人來左右控制，決定權不在自己而在他人嗎？難怪大部分的人都過得不快活，因你不是自己的主人，你變成了他人的副產品，是情緒的奴隸。如果不能自覺，恐怕這輩子就難以翻身了。

這些都是由於向外攀緣，求得許多知識，獲得諸多名利情之後，又產生許多的患得患失，導致心中不安寧，疏於培養自己本具的菩提佛性，當開啟佛性的智慧，自能靈活善用人間的一切事物，圓融貫通而無礙，這就是自性的良知良能，誠如孟夫子在《孟子‧盡心上篇》所說：「人不用學習就能做到的，那是良能；不用思考就能知道的，那是良知。懷抱中的嬰兒沒有不知道要愛他的父母，等到他長大之後，沒有不知道要尊敬兄長。親愛父母就是仁，尊敬兄長就是義。這沒有別的原因，是由於仁義可以通達天下。」

世人來到人間，就是要找回自己的本性，雖然人人本具本性，只因受到人間許多污染的覆蓋，造成烏雲遮住陽光的效應，本具的佛光就被業識所遮蔽，無以見到佛性之光明。孔夫子在本章說：「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乃教導我們處世之道，不要向外求得別人了解，要盡力化除內心阻礙開啟智慧的障礙。修道最初目標在安住真心，不要受到外境的誘惑而產生攀緣心，造成心神外逐而魂不守舍，

讓本性沉淪於苦海中萬劫不復。於是老子在《道德經》第三章告訴我們：「平時不要追逐賢能的名相，以為高尚，自然就不會生爭鬥心；不要注重難得的財貨，以為寶貴，自然就不會興起盜心；不要見境攀緣而心生慾望，心性自然就不會受到擾亂。要虛其心，就是要淨空心性，使與大道相契合；要實其腹，就是要充實道德，使得神清氣爽；要弱其志，就是不要自恃、自矜、自誇、自宰、自伐、自見、自有、自是，以達不與人爭鬥；要強其骨，就是要以道德為己任，以達於自強不息。如果人人能夠修得無知無慾，就能夠無為而返歸樸實的本性，天下自然得以太平。」

富貴之人雖居山中，門客一樣絡繹不絕；貧賤之人雖居鬧市，仍然門可羅雀。蘭花雖生深山，不失其芬芳；雜草長於都市，也任人踐踏。是以做人當先做好自己，能夠服務他人，給人帶來好運，自然有人尊敬與愛戴。雖居富貴高位，若只知魚肉鄉民，自然受到痛恨與排斥。是以做好自己的本分，乃是為人的第一要義。要想立人，必先

立己，要人敬己，必先敬人，一切都要從做好自己開始，誠如劉蓉在《養晦堂文集》所說：「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國家為？」自己本身的事情都做不好，如何能夠治理天下國家呢？反掌折枝之易都不去做，卻要做移山倒海的事情，這是天方夜譚不務實際。

古德說：「人道圓滿天道成。」神仙本是凡人做，只怕凡人心不堅。娑婆世界之所以存在，乃在考驗所有的元靈，我們從無極理天來到人間，經過幾世的考驗與磨練，是否已經洗清累世的業力，圓滿達成願力，以回歸到如聖佛一樣清淨的心性，古哲有《世人與聖人》之文，提供修行人參考：

世人只知道一朝一夕的歡樂，聖人卻知道千秋萬世的永恆；
世人只知道功名利祿的享受，聖人卻知道仁義道德的真理；
世人只知道博學多聞的知識，聖人卻知道天地萬物的智慧；
世人只知道悲歡離合的無奈，聖人卻知道超生了死的瀟灑。

36 抑亦先覺者

【原文】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不必預想別人詐偽　不必揣測他心有鬼
事實能夠事先察覺　這是所謂賢者智慧

孔夫子說：「不必預先設想別人是否詐偽，不必揣測別人是否信實，但還能事先察覺別人的詐偽及不信實，這就是賢能的人吧！」

大道的因緣果法，在人間展現最真實的一面，就是每個人都要面對命運，以體悟自作自受的滋味，從而覺察大道運行的奧妙，因果永遠是不滅的，種因得果，天經地義，甚為公道，誰也不能例外。因此每個人要為自己的因果負責，自己做不好自己要受惡報，他人做不好是他人要遭受惡報，與你一點關係都沒有。但大部分的人都以為自

己有正義感，恐怕別人做錯而遭受惡報，因而展現十足的關心，最要注意的是，你的關心是否能為人所接受而改善，如果不能，是否可以試著用別種方法，不要因此出言不遜，口出惡言而造下惡因，心善變成心惡，善意變成惡意，乃是始料未及，如此不理智的作為，我們是否曾經犯過，自己是否改善呢？孔夫子的學生子游曾在《論語・里仁篇》末章說：「多次進諫君王，令其感到厭煩，必然招來侮辱；多次勸諫朋友，令其感到厭煩，必然會疏遠。」

能夠有智慧洞澈他人的真偽，能於其間妥善處理，而且不會被其花言巧語、高超的騙人伎倆所影響，可以說是有智慧的賢者了。孔夫子在《論語・顏淵篇》回答子張請問明智之道時說：「有如水的滲透而不自覺的讒言，有如親身感受而深受感動的訴冤，都不會受其蒙騙，可說是明智了。這種滲透心裡的讒言，能感動人的訴冤，都能識透而行不通，可說是見識深遠了。」有知人之智，又有自知之明，如此賢能的人，才能看清事實的真相，這種智慧都是人人本來所具有

的，只是暫時被蒙蔽，如果能夠早日知道「修道修心」的訣竅，找回自性的智慧，一點也不難。

《大學》說：「修身要從端正心念著手：因為身心有所忿怒，就不能夠端正；身心有所恐懼，就不能夠端正；身心有所偏好，就不能夠端正；身心有所憂患，就不能夠端正。身心不能夠端正，是由於心不在身上，所以雖然眼睛看東西，卻有看沒有到；雖然耳朵聽聲音，卻有聽沒有到；雖然嘴巴吃東西，卻不知道其中的味道，這是因為身心不能產生正常的功能。」

《大學》又說：「世人對於自己所親愛的人，容易產生偏愛；對於自己所厭惡的人，容易產生偏恨；對於自己敬畏的人，容易產生偏從；對於自己所憐憫的人，容易產生偏心；對於自己所輕視的人，容易產生偏見。因而生活在世界上，對於所喜愛的人，又能發現他的缺點，對於所厭惡的人，又能發現他的優點，這種人就自然少見了。」

為何人間會有諸多的無常，大多數由於世人沒有足夠的智慧看清

人間的真相，常被許多事情或有心人搞得團團轉，難以知道其中的真相，所以古來成就聖賢者特別少，孔夫子因而在此章說：「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如今我們得要知道，人人具有聖賢之資質，卻恢復不了聖賢的本質。但人人都想要成就聖賢，此時如果沒有通達人間事理明白大道究竟的明師，加以指點迷津，如何在此生找回自性以回歸本位呢？韓湘子大仙在此以十數闡揚修道的天機：

一貫真機明師點，二六時中鎖心猿，
三心除去見本面，四相滅卻修性圓，
五湖四海道傳遍，六道輪迴亦可免，
七情中庸人不厭，八風吹來仍安閒，
九六相約理實踐，十方佛子回理天。

37 非敢為佞也

【原文】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微生畝對孔子評論　孔丘為何心不安穩
莫非只逞口舌之能　夫子厭惡人心鄙蠢

微生畝對孔夫子說：「孔丘啊！你為何要如此的惶恐不安呢？莫非是要逞口舌之能，以取悅於人吧？」孔夫子說：「我不敢逞口舌之能以取悅於人，只是厭惡世人固執鄙陋的習氣。」栖栖，讀西西，心中不安的樣子。

人間百態，各如其相；人間無常，各有看法。因而對於一件事情，因為每個人的資質不同、家庭背景不同、學識程度不同、社會地

位不同、個人的立場不同，當然會有不同的看法與處理方式。不論結果如何，每個人都會認為自己的決定都是最好的，自己的看法都是最正確的，一旦自己下定決心，就不容許他人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常發生爭論也在所難免，人間的不和諧，也就因此產生。遇到事情在判斷時，能夠保持冷靜，客觀分析，知道自己的優缺，也能理解他人的優劣，當自己需要他人幫忙時，還能謙恭有禮不恥下問，這種人可說是賢能之人了。

微生畝，是當時魯國一位德高望重的隱士，面對孔夫子為了推行禮樂治國的儒家風範，到處奔忙，在他看來似乎為了某種利益或目的而去作為，到處鼓動其如簧的巧舌，為了取得某些名位而去做。麻雀豈知鴻鵠之志，世人豈知聖人之心，在當時備受質疑與毀謗，若非有聖人救世之志，不去計較他人的看法，豈能忍受如此難堪的批評與侮辱？在此章，隱士微生畝對孔夫子的看法：「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

依據《論語・學而篇》記載：子禽向子貢請教說：「孔夫子每到一個國家，必要聽聞該國的政事，是自己去求來的呢？還是別人主動告訴他的呢？」子貢回答說：「我的老師是靠著自己具有溫和、善良、恭敬、儉樸、禮讓的品德而取得。我老師所取得的用心，與他人要取得的用心，當然是不一樣了。」

又依據《論語・微子篇》記載：長沮和桀溺在一起耕作，孔夫子帶領學生周遊列國經過，派子路去問路。長沮說：「那個駕車的人是誰？」子路說：「是孔丘。」長沮說：「是魯國的孔丘嗎？」子路說：「是的。」長沮說：「他應該知道路。」再問桀溺，桀溺說：「你是誰？」子路說：「我是仲由。」桀溺問：「是魯國孔丘的學生嗎？」子路回答說：「是的。」桀溺說：「如今天下的局勢如此混亂，然而誰有能力去改變呢？而且你與其跟隨一個避開人群的人，為何不跟隨那些隱世的人呢？」接著繼續以土覆蓋種子。子路回頭向孔夫子報告情況，夫子悵然失意說：「人是不與鳥獸一同居住的，我不

和世人一起生活，而要與誰一同生活呢？如果天下太平，我孔丘就不必要從事改革的志業了。」這就是至聖先師孔夫子的心志，不是世人所能理解的，也因此才能成就「至聖」的聖號。在此章中，孔夫子對微生畝的回答：「非敢為佞也，疾固也。」這就是孔夫子的心裡話。

太上老君在《清靜經》說：「上士無爭，下士好爭；上德不德，下德執德；執著之者，不明道德。」又太上老君的分靈老子在《道德經》說：「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由此可見世人生活在大道中，因為智慧不同見地不同而有不同的反應，由此可鑑別一個人的智慧，在生活中的言行舉止表露無遺。古德也提供一篇鑑定人間情境的方法：

在世搶得去，死後帶不去，富貴也；
在世搶不去，死後帶不去，學問也；
在世搶不去，死後帶得去，功德也；

38 驥不稱其力

【原文】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孔子述說良驥之格　不稱其力而稱其德
日行千里可見其能　往前奔馳不曾棄捨

孔夫子說：「良驥並非稱許其力氣，而是稱讚其德行。」

一個人的才能與品德，決定一生的成功與失敗，兩者相較之下，品德比才能更重要。古來奸臣叛將，論其學識能力，都是當時的佼佼者，只因觀念錯誤，只為個人的名利著想，未能為國家謀福利，造成對國家百姓的傷害，成為歷史的罪人，遺臭萬年，例如春秋時魯國慶父的弒君掌權，戰國時秦國趙高的指鹿為馬，唐朝李林甫的口蜜腹劍，宋朝秦檜的陷害忠良。驥，讀季，就是千里馬，雖有優良的

體質，如果沒有經過懂馬的人訓練與培養，能與人的心意相通，能夠很出色完成主人傳達給牠的任務，成為日行千里的良馬，否則只會奔騰的馬，也無異於脫韁的野馬。其實這是孔夫子以驥來比喻優良的人才，除了有如千里馬的能力之外，還要有良好的品德，才能真正為國為民謀福利，否則成為暴君奸臣，怎能稱為優良呢？

《論語・憲問篇》記載：南宮适向孔夫子請教說：「后羿善於射箭，奡（讀傲）善於陸上行舟，兩個人都不得善終。夏禹和后稷親自耕種而擁有天下。」孔夫子不回答，等南宮适離開後，夫子才說：「這個人真是一位君子啊！這個人真是能夠崇尚道德啊！」言下之意，不但讚歎南宮适是正人君子，也證明其所說的話是正確的。一個統治者要能夠勤政愛民，給百姓帶來豐衣足食的安樂生活，而不是自顯一己之能力，炫耀自己的才能，卻不能使百姓安居樂業，這並非是良好的統治者，因此夏禹和后稷能擁有天下，后羿和奡卻不得善終。

子路武功高強，最後卻被剁成肉醬慘死而不得善終，可見只有

勇力而沒有慎思，往往給自己帶來災難，實在令人惋惜。《論語・述而篇》記載：孔夫子對顏淵說：「如果受任用，能夠以正道行事；如果不受任用，也能過著退隱的生活，只有我和你才能做得到。」子路說：「如果老師要率領三軍，要與誰共事呢？」孔夫子說：「那些只知靠空手與老虎搏鬥，靠徒步要過大河，卻致死而不知後悔的人，我是不和他共事的。我所要共事的，是處理事情要能戒慎恐懼，善於謀劃而能獲得成就的人。」孔夫子所重視的是如顏淵的賢才，當然比子路的作為，更能以良驥來比喻。於是在本章，孔夫子以「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來比喻說明，真正的賢才，不只是要有能力，更要有品德。

《大學》載：「只要一個家庭實踐仁德，就可以推展到整個國家都實施仁德；只要一個家庭能夠實施禮讓，自然就能夠推展到整個國家都實施禮讓。只要一個人做出貪婪暴戾的事情，惡風必會傳染，導致整個國家會有犯上作亂的情形。只要仔細觀察，不難在此發現因果

作用的玄機。這就是所謂說錯一句話，可能就會壞了大事；如果做對了，就能安定整個國家，其道理就在此。堯舜以仁德來統治天下，老百姓就跟著學習，也都以仁德行事。桀紂以凶暴的方式統治天下，老百姓跟著學習，也會變得凶暴無禮。」可見領導者的德能，決定一個國家的興亡盛衰。

心是人身的主宰，一個人的命運由此心所造，自己的品格如何，也由自己決定，如今要成為君子或小人，將來要成佛或成魔，都是這顆心的造就。自己的德能也是此心的作用，因此古賢此文提供我們增長德能：

力求信心，讓學道之心永堅強；
力求精進，讓法輪常轉永無疆；
力求圓融，讓德昭常存永馨香；
力求永恆，讓天命之光永輝煌。

39 以德來報德

【原文】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有人問說以德報怨　如此作為是否圓全
孔子反問如何報德　以直報怨德報德圓

有人問孔夫子說：「以恩德來回報有仇恨的人，這樣如何呢？」夫子說：「那要如何報答有恩德的人呢？應該以正直的道理，去對待有仇恨的人；而以感恩的方式，去報答有恩德的人。」

人間的生活中，難免天天要面對人事物，由於每個人的資質與素養不同，所面對的方法也各有所異，其方式大致可分為以德報怨、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以怨報怨，方法不同，當然結果也不同，這都

是人心的作用，其所產生的因果報應，都會在命運中顯現出來。原本我們的本性是清淨的至善地，誠如《心經》所述「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自從降本流末來到人間，心念受到自我意識的影響，因而產生生滅、垢淨、增減、清濁、動靜、男女的現象，隨之而有許多的情緒的問題，產生煩惱困擾著我們一生。

達摩大師在《血脈論》說：「自性真實，非因非果，法即是心義，自心是涅槃。若言心外有佛及菩提可得，無有是處。佛與菩提皆在何處？譬如有人以手提虛空得否？虛空但有名，亦無相貌；取不得，捨不得，是捉空不得。除此心外，見佛終不得也。佛是自心作得，因何離此心外覓佛？前佛後佛只言其心，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心外無佛，佛外無心。若言心外有佛，佛在何處？心外既無佛，何起佛見？遞相誑惑，不能了本心，被它無情物攝，無自由，若也不信，自誑何益？佛無過患，眾生顛倒，不覺不知自心是佛，若知自心是佛，不應心外覓佛。佛不度佛，將心覓佛不識佛。但是外覓佛者，

盡是不識自心是佛。亦不得將佛禮佛，不得將心念佛。佛不誦經，佛不持戒，佛不犯戒，佛無持犯，亦不造善惡。若欲覓佛，須是見性，見性即是佛。若不見性，念佛誦經持齋持戒亦無益處。念佛得因果，誦經得聰明，持戒得生天，布施得福報，覓佛終不得也。若自己不明了，須參善知識，了卻生死根本。若不見性，即不名善知識。」

來到人間，就是要藉此色身假相，找回自己本具的佛性，這只有在自己的身心中找，向外尋求不得，卻要在生活中面對人事物時，察覺這一切都是自己心性的作用。因而我們所使用的方法，都在印證自己的修為。「以德報怨」，乃以無為法應事，不起分別心而互爭鬥，不再造輪迴的種子，不與世俗結任何的善緣與惡緣，如此才能融入大道而無阻礙。然而世人難以明白此理，經常以有為行事，難以達到圓滿究竟。是以老子在《道德經》第六十三章說：「真修行的智慧者，平常以無為心行事，以無事心處事，以無味心品味，如此才不會被有為心所障礙，因而產生諸多的缺陷。在平時無論遇到大小多少的恩怨

情仇，都要以善德回報，如此才得以化解。」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是依據大道運行的法則，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公理規律而言，「直」是公正無私的道理，對於他人的無理取鬧，不按道理做事，必須要使其明白他的錯誤在何處，善用方法使其明白而改善，這是對於一時疏忽的人，喚醒他的良知，使其知所錯誤，願意自動自發去改善，這正是所謂「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這是「以直報怨」與人為善的精神所在。「以德報德」，人有恩於我，不可忘記，必須時時謹記，尋找機會回報，如此不但不欠人情債，讓自己安心，更能讓施恩者有信心再幫助他人。至於「以怨報怨」，是以私自懷恨的心伺機行報仇之事，常因積怨太深，在報復時通常會過分，從此結下冤冤相報難分難解的情形，因而產生因果不斷的輪迴現象。孔夫子在此章希望我們能做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40 下學而上達

【原文】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自謂莫我知也　沒人知道夫子真切
不必怨天不要尤人　下學上達上天有解

孔夫子說：「沒有人知道我了吧！」子貢說：「怎會沒有人知道老師呢？」孔夫子說：「我不埋怨上天，也不怪罪他人。下學於人事而上達於天理，知道我的，大概只有上天了吧！」

從客觀的立場來看，聖賢與佛菩薩的智慧，就有所差別。因而聖佛所流傳下來的經典訓文，是祂們修行的智慧結晶，對我們而言，也

只能是一種知識而已，並非是我們的智慧，我們必須認理實修經轉識成智的過程，才能打開本具佛性的智慧。人人具有佛性，佛有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等五眼，眼是對實相的見地，然而如今的我們，對於真理的實相能有多少認知呢？由此可見，現今的自己還能認得幾分的佛性，難怪對於人間的許多事情無法視透，而做出圓滿的處置，無法了然於心，於是心中充滿了憂愁、煩惱與痛苦。

這種情形是智慧不足導致如此，誠如子貢在《論語・公冶長篇》所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然而夫子並非不言性與天道，只因性與天道過於深奧，沒有高等的智慧是無法聽得懂的。但看孔夫子在《論語・述而篇》已經清楚的交代：「同學們，你們以為我對你們有所隱瞞嗎？我對你們從不隱瞞，我沒有一件事情不公開的，這是我孔丘做人的原則。」在孔夫子的學生當中，真能有智慧聽得懂而體悟孔夫子的心意，並且在生活中實踐的，大概只有大智若愚的顏淵了，是以孔夫子在《論語・為政

篇》說：「我整天向顏回傳授學問，他從不提出反對的意見，好像是一個愚蠢的人。當他退出的時候，我暗中觀察他的言行，也能夠發揮我說的內涵，顏回一點也不愚笨。」

孔夫子當魯國的司寇兼任相國的第七天，就誅殺了正卿少正卯，他的學生向孔夫子進言說：「少正卯是魯國有名的聞人，夫子您上任就先誅殺他，這樣適合嗎？」夫子說：「坐下來聽我說，人有五種惡行，竊盜還不算其中：一是心通達於事而凶險，二是行為邪僻而堅持頑固，三是言辭偽詐而巧辯，四是所記都是怪異之事而又廣博，五是順其非而為之解釋。這五種只要有其中的一種，就不能免於被君子誅殺，而少正卯五種兼而有之。所以居處可以聚徒成群，言談足以偽飾邪惡蠱惑大眾，剛愎足以反非為是而人不能傾移，這是小人中的傑雄，不可以不誅殺。」可見孔夫子的作為，連學生都無法理解，所以只能寄託於天了。於是在此章感嘆說：「莫我知也夫！」又說：「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如今修道士藉假身以修真性，並非做給人看，而是讓天來鑒察的，是以古賢以《十全、十大》之文來勉勵我們：

古云：善養心志者，重身心靈諧和。

念動則為氣，故當長養浩然之氣。

二六思無邪，廣心量，合天地，應今之時，

當務實補漏察否，志士當明己：

1、修身否健全？2、養心否善全？3、正念否實全？4、樂善否真全？

5、聖典否研全？6、六欲否掃全？7、立品否備全？8、立志否明全？

9、知行否能全？10、誠心否抱全？

若臻達十全，則開啟大格局、大器量、大作為、大無畏、大施捨、大智慧、大德培、大膽識、大道追、大同現。

眾修士禮運應今時，志者楷模為，當培頂天立地之心域，此十全合十大乃超凡入聖萬靈丹之藥，誠在心志耳。

人不能做得太假，假了，難以交心。

41 道之將行也

【原文】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公伯寮對子路毀謗　子服景伯想要幫忙
子曰道之將行命也　公伯寮言怎麼能傷

公伯寮在季孫氏面前毀謗子路，子服景伯將此事告訴孔夫子，說：「季孫氏竟然被公伯寮的讒言所迷惑。對於公伯寮，我的能力還能將他的罪行揭露，使季孫氏將他誅伐而陳屍於市集。」孔夫子說：「大道將要推行於人間，是天命；大道將要在人間消失，也是天命。

公伯寮對天命又能如何呢？」愬，同訴。

是非恩怨是人間常有的現象，我們來到人間必要受到命運中，許多愛恨情仇的考驗，仍以平常心面對者，才能成就人上人的品格。否則一遇考驗，就無法堅持原則而隨波逐流，業力越造越深，因果越滾越大，勢必難以脫離輪迴而回歸本位。因而來到人間是為了了業了願而來，才能使心性清靜而回歸大道的本源，是以遇事要能放下，以無為不爭的態度處事，才得以脫離因果的糾纏。

聖人知道真理大道的運行，而不敢背道而行，誠如老子在《道德經》第六十四章說：「越刻意作為越容易失敗，越執著罣礙越容易失去，聖人持無為的心不妄為，所以不曾失敗。聖人持無執的心不執著，所以不曾失去。世人做事往往在接近成功時，因一時的疏忽造成了失敗，如果能夠自始至終謹慎如一，就不會有失敗的事情。是以聖人所希望得到的真理大道，是一般世人所不要的；而眾人所追求的財貨，聖人卻不稀罕；聖人所要學的，是開發本性的智慧，不去學習眾

人所要賣弄聰明的知識，去除眾人經常會犯的過失，以回復至善的本性，藉此來輔助萬物回歸自然，而不敢胡作非為。」

復命的功夫，正是孔夫子一生追求的目標，是以在《論語・為政篇》自述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很顯然是其成就聖人的紀錄，成為後人學習成就聖賢的範本。從孔夫子的一生中，經歷「削跡伐檀」、「匡國遇難」、「陳蔡絕糧」三次的危機，皆能夠安全過關，這有賴來於他的修為，知道天命而實踐復命，因而能無憂無懼，不厭不倦去從事教化的聖業。

由於孔夫子深信天命，知道冥冥中有真理大道的支持，並在危機中學得智慧以轉機，能認識到此章中所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所以確信公伯寮對於子路的毀謗，自有天命安排，不值得因其讒言而大驚小怪。《論語》有關孔夫子遇難的記載：《述而篇》載：子曰：「上天賦予我天生的美德，司馬桓魋又能

對我怎樣呢？」《子罕篇》載：孔夫子在匡地受到驚嚇，說：「周文王已經不在世，聖王的文化就不在我身上了嗎？如果上天要毀滅這些文化，比我後死的人，就不能受到聖王文化的薰陶；如果上天還不要毀滅聖王的文化，那匡人又能對我如何呢？」；《衛靈公篇》載：孔夫子在陳國絕糧，隨從的學生都病倒了，提不起精神。子路很不高興來求見夫子說：「君子也會遇到困窮嗎？」孔夫子說：「君子本來就能在困窮中固守正道，小人遇到困窮就會作出反道敗德的事情。」

孔夫子遇到困難或毀謗，仍能知天命守正道，這是修道士應該學習的地方，濟公活佛提供下列的方法：

得道要感恩，感恩要報恩；學道要虛心，虛心要誠心；

修道要踏實，踏實要真實；講道要依理，依理要有理；

辨道要全力，全力要實力；成道要志恆，志恆要永恆。

42 作者七人矣

【原文】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子曰：「作者七人矣。」

上等賢者避世隱居　避開困地次等之舉
再來避開不良表情　再來避開惡言之遇

孔夫子說：「上等的賢人，能夠避世隱居，其次是能避開困擾之地，其次是能避開不好的表情，再其次是能避開討厭的言辭。」夫子又說：「像這樣的賢者，目前有七個人。」

成就聖賢是儒家的標竿，然而聖賢者，皆要從獨善其身做起，有能力再兼善天下，但其作為要能己立立人、己達達人。是以先要修好自己，然後再來選擇當隱士，或出來當官任職為眾人服務。來到人

間，最重要是能夠隨緣了舊業，不要再造新殃。顏回雖不當官，但其「不遷怒、不貳過、不伐善、不施勞」的品格，亦可成就「復聖」；冉求為季氏家臣，卻幫他搜刮民脂民膏以增加財富，遭到孔夫子斥責說：「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當官不當好官，卻為自己的名利打算，這並非孔夫子教導學生的心願。不如當個隱士，還可以明哲保身，不受世人的唾棄與詛咒，最起碼可以留下一世的清名。孔夫子一生以能教化英才，使能培養美好的品德，為社會國家培養棟樑之材為職志。他曾在《論語・述而篇》說：「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又說：「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恆矣。」可見孔夫子對當時世情觀察的深入，並表現其內心的大公無私，為國為民服務的精神。

孔夫子在此章說明賢能者的類別，首先提到「賢者辟世」，是說最賢能的人，在舉世混亂，小人當道，難以伸展心志，能夠隱避

而不當官，而心中卻不埋怨，才是賢能的隱士，如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求仁得仁而無怨；子謂顏淵：「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所謂的辟世，是利於人間的善事默默去做，卻隱藏自己的名字不被人知，這是比聖人次一等的賢人，聖人能做的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賢者有刻意避離的行為。

再次一等的是「辟地」，是謂所到的國家無所作為，只好換個地方去居住，例如箕子避於朝鮮，微子啟離開商紂而遯於荒野，孔夫子周遊列國去傳道。再次一等的是「辟色」，是謂國君對我的重視已經不再，改變了態度，如醴酒不設，就可以不幹了，如《論語‧微子篇》載：「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這就是知所進退。再次一等是「辟言」，是謂人家對你所說的話都不認同，自己就應該要覺悟，趕快離開。如《論語‧衛靈公篇》載：衛靈公衛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

學也。」明日遂行。道不同不相為謀，話不投機，走為上策。

「作者七人矣」，是說像這樣賢能的人，有七個人。文中並未載明是哪七人？但歷來學者大多數認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魯少連等七人。

來到人間身為世人，最重要是生死一大事，要了結生死一大事因緣，必須要尋找明師，找到出離苦海的訣竅，才得以脫離六道輪迴的苦海，濟公活佛提出《養其本心，育其五德》之文，提供修道士修學的參考：

培養慈悲奉獻之心，以育其仁；

培養寬厚包容之心，以育其義；

培養方正精細之心，以育其禮；

培養豁達圓融之心，以育其智；

培養篤誠團結之心，以育其信。

43 知不可而為

【原文】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子路在石門處住宿 晨門問他來自何處
子路回答來自孔氏 是那孔氏不知世途

子路在石門處住宿，早上要出城門時，負責開城門的小吏說：「你來自哪裡？」子路回答說：「我來自孔氏家門。」那小吏說：「是那個明知世局不可為，而硬要去為的孔先生嗎？」

石門是當時魯國的都城曲阜的外門，曲阜有十二個城門，在南邊的第二門稱為石門。有一天，子路就在石門這個地方過夜，一大

早起來，有一位看守城門的人問子路從哪裡來？子路回答說是從孔先生那裡來的，守城門問說，就是那位明知不可為卻硬要為的孔丘先生嗎？」從守城門者的言行來看，應該是一位隱士，而且對於孔夫子的情況十分清楚，其道德學問應該都不錯，卻隱居在下層的地方工作，只為養家活口而不與人爭。

古時有所謂「小隱於山林，大隱於市朝」的說法，當時跑到山林中過著隱居生活，過著消極的人生，是孔夫子所謂的辟世、辟地，稱為小隱。有些人一生當官，志不在官位的大小，只是隱居在官場中，做一些有益於國家百姓的事情，從來不在乎官位的大小，薪水的高低，在哪個位置都能歡喜去做好份內的事情。守城門的這位隱士，很恰當表達孔夫子的立場，明知道在當時的社會情況下，依據他的理想，許多事情是做不到的，但卻硬要去做，這就是孔夫子精神可貴之處。從中看到孔夫子懷著一顆憂國憂民、追求理想，向不可能挑戰的人，雖然春秋時代沒有因為孔夫子大力為天下太平奔忙，看到和平安

詳的美好成果，但也不影響其成就聖人的稱謂，這種明知不可而為之的精神，可與地藏菩薩的「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那種悲天憫人的宏願相媲美。

依據《論語．微子篇》記載：「齊國贈送一批能歌善舞的美女，季桓子勸魯定公收下了，三日不早朝，連國家重要的祭祀慶典也不出席，於是孔夫子就辭官離開了魯國。」從此帶著學生過著周遊列國的生活，到各國去宣揚禮樂治國的理念，從事明知不可而為之的艱鉅任務。在期間備受各種調侃、侮辱與譏諷，如《微子篇》所載：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又載：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

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在末法時期，正法遠離人間，在道場要成為己立而立人的講師，必須如活佛師尊所撰《講師應自省》一文中去下功夫，才不會誤己誤人：

師者講道解惑可夠格？
師者素養內德可足夠？
師者儒風儀範可流露？
師者真理良心可天合？
師者戒定智慧可透徹？
師者名聞利養可擺脫？
師者攝意修心可慎口？

44 子擊磬於衛

【原文】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

孔子在衛國敲打磬 有荷蕢過孔氏門庭
擊打磬者真是有心 對於局勢未免不明

孔夫子在衛國時，有一天正在擊磬。有一個背著草筐的人，經過孔夫子居家的門口，說：「真有憂世的心啊！這位擊磬的人。」

孔夫子一生以淨化天下、度化眾生為己任，在其言行舉止中充滿了悲天憫人的氣息，其憂心世事的胸懷，必然流露於平時生活中。他在衛國時，有一天在擊磬自我消遣時，不自覺地從磬聲中表露出來。此時有一位背著草筐的隱士，也是一位非常人，能從磬聲中聽出孔夫

子的心聲，心中感到震驚，帶著讚歎的口氣說：「這位擊磬人真是憂心世事的有心人啊！」由此可見，樂器有表達心聲的效果，通過樂器的演奏，能夠發揮音樂以感動人心，從樂聲中能聽出演奏者的造詣與理想。孔夫子在周遊列國時，其治國的理想未能受到執政者的認同，無法實現大同世界的理想，其憂國憂民的心聲從擊磬中表達出來，這位隱士在音樂上也有不凡的造詣，才能聽得懂孔夫子的擊磬聲。

《樂記．樂本篇》載：「樂是由聲音生成的，它產生的本源，在於人心受到外物的感動而起。所以心中產生悲哀的感情，則發出的聲音就急促而低沉；心中產生快樂的感情，則發出的聲音就舒展而和緩；心中產生喜悅的情感，則發出的聲音就振奮而奔放；心中產生憤怒的感情，則發出的聲音就粗曠而激越；心中產生崇敬的情感，則發出的聲音就莊重而正直；心中產生愛戀的情感，則產生的聲音就和順而溫柔。這六種情感並非出自人之天性，而是受到外物的激發而產生的。」

人的心情可以隨著敲打樂器而散發出來，只要仔細去聽，便能聽出端倪，是以《樂記．樂本篇》載：「一切音樂都是從人的內心世界產生的，感情在心中激盪，因而通過聲音表達出來，聲音組成和諧的調理，叫做音樂。所以太平時代的音樂安詳而快樂，這是政治和諧的表現；動亂時代的音樂怨恨而憤怒，這是政治脫離正道的現象；即將滅亡的國家，音樂充滿悲哀與憂思，這是人民生活處於艱難的現象。音樂的道理，和政治是息息相關的。音是從人心所產生的，樂是與事物倫理相通的。所以懂得聲音而不懂音樂是禽獸，只懂得音樂而不懂樂理的是普通百姓，只有君子才是真正懂得樂理的人。所以能由辨別聲音而知道音樂，由辨別音樂而知道樂理，由辨別樂理而知道政治興衰，如此就可以具備治理天下的方法。所以不懂聲音的人，不可與他談論樂理。懂得樂理就接近於知曉禮儀了，禮儀與樂理都通曉，叫做有德。德，就是得到的意思。」

由此可見音樂可以陶冶人心，安撫情緒，對於治國安定政治有莫

大的幫助。然而音樂是由心所發出來的作用，因此想要有美好的音樂素養，必須從心去調理，古德提供下列調心的方法：

要把複雜心化為簡單心
要把怨恨心化為感恩心
要把是非心化為論道心
要把嘲諷心化為協助心
要把毀謗心化為護持心
要把忌妒心化為謙和心
要把煩惱心化為菩提心
要把懈怠心化為精進心
要把慳貪心化為喜捨心
要把虛偽心化為真誠心

45 深厲淺則揭

【原文】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荷蕢又說硜硜鄙夫 不知量力太過自負
詩經深則厲淺則揭 子曰果然末世難處

這位背草筐的人接著說：「真是見識鄙陋啊！怎麼那麼固執不知時宜呢？真是不知量力，沒有人知道自己就算了。《詩經·邶風·匏有苦葉篇》說：『涉深水就不必脫衣服，涉淺水就提起衣服。』」孔夫子說：「真是這樣嗎！末世的大道有那麼難推行嗎！」硜硜，讀坑，堅硬的樣子，比喻固執而不知變通。

每個人來到人間，最主要找回自己的本性，然而由於累世造業污染心性，導致資質有智愚的差異，因而對於一件事情，總有許多不同的看法，深者見其深，淺者見其淺，如果不能體諒對方，爭論就永難停止，社會的亂象也由此產生。有如此章孔夫子具有悲天憫人的聖人胸懷，為了喚醒眾人，總是不厭其煩明知不可而為之，還能夠不厭不倦。荷蕢的隱士能從孔夫子的擊磬聲中，聽出他是一位憂國憂民的有心人，接著卻說：「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做出他個人的判斷，這是由於其心胸與智慧難以體會夫子的用心所造成，孔夫子也不責怪，只是感嘆說：「果哉！末之難矣。」可見聖人之心願，並非一般人所能理解的。

對於已經徹悟的聖人來說，本性與大自然相容在一起，率真而直爽不曾起分別心，對於真理大道是很容易知道的，以率直的天性行事也是很容易的，因為沒有凡人的憂愁煩惱知障蔽。是以老子在《道德經》第七十章說：「我所說的大道很容易明白，也很容易做到。然而

天下的人卻不能明白，也不能照著去做。我所說的大道是以清靜無為為宗旨，聽從本性君王之命令行事，這是因為眾人的無知，所以才不能知道我所說的大道。正因為明白我所說大道的人越少，所以更顯出我所說大道的尊貴。因此聖人從外表看起來，好像穿粗布衣服的平凡人，卻含有如無價寶玉一般的內德。」聖人之德如璞玉，沒有深具慧眼者，是沒有能力識破的。

九天玄女元君在《治心消孽真經》說：「人心很容易被物慾蒙蔽，難以保有安寧，所以很危險；純善理性的道心，受到物慾的覆蓋，所以非常微弱。為何人心會危險呢？由於人心過於熾盛，道心會因此受到紛擾；為何道心會微弱呢？由於至善的道心亡失，最後造成人心受到蒙蔽，因而亡失本心。所以平時對於人心，要督促使其自我修持、自我反省，不可讓心任意向外奔馳；想要道心不懈怠、不荒廢，就必須時時加以充實累積。但很無奈的是，學習真道的人雖然很多，然而真正知道的人卻很少。大部分人所說的真道，並非是我所說

的真道，那些人只是知道大道的名相，卻迷昧於真道的假相，以這種方式來學道，不會背道而馳的人，到底有幾人呢？噫！真道就在我們眼前，世人不知道如何去求得而已。衡量其原因，只是以人心用事，使得道心沒有實權參與而失落了。」只要人人能依據聖佛的指導，以真誠的心去修道，將心性淨化，大道自然能為我們所用而達於理事圓融的境地。

修行有得必有失，失是要我們去除妄想執著，不要成為本性的障礙；得是要我們獲得真道智慧，讓我們遠離輪迴迷惑。因此濟公活佛曾留《捨得》聖文一篇，有益開發智慧：

有捨有得，施比受福更多；
謙和寬厚，心慈悲施仁德；
與世無爭，知退讓心開闊；
質樸自然，率性顯真快活。

46 古之人皆然

【原文】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高宗諒陰三年不言　子張引用尚書所見
守孝三年君民同等　孔子說明皆不能免

子張說：「《尚書・無逸篇》說：『殷高宗居喪守孝，三年不談國家政事。』這是什麼意思呢？」孔夫子說：「不僅僅是殷高宗如此，古代的君王都是這樣。當國君駕崩，新君王三年不問政事，文武百官都要聽令於太宰。」

《尚書・周書・無逸篇》周公說：「啊！我聽說這樣的事情，從

前殷王中宗，為人莊重謙恭，敬畏上天，他用天命來衡量自己，他治理天下謹慎小心，不敢荒廢政務和貪圖安逸，因此享有在位七十五年。殷王高宗由於長期在外勞作，因而惠愛百姓，等他就王位後，他又聽政於冢宰（即宰相），信默而不言，連續三年不輕易說一句話。由於不輕易說一句話，一旦說話就取得良好的效果。他從來不敢荒廢政務和貪圖安逸，他善於安定殷商的天下，從普通百姓到大臣，沒有誰怨恨他，因此高宗享有王位五十九年。」這就是「高宗諒陰，三年不言」的出處。

高宗是殷商的中興皇帝，名叫武丁，父親小乙去世後，依古禮守孝三年，文中所說的「諒陰」，本稱梁庵，是天子居喪期間所住的凶廬，守喪三年期間沒有跟外人交談，等於是閉關一樣。子張對此處有所疑惑，天子三年都不講話，那國家的政事由誰去處理呢？孔夫子回答說：「何只是殷高宗如此，每一位古代的帝王都是如此。當君王去世太子繼位都要守喪三年，喪期未滿不能聽政，政治由冢宰代理，百

官各盡己職，都聽命於冢宰。

依據《論語・陽貨篇》記載：孔夫子的學生宰我問：「依禮制替父母守孝，我認為一年已經很久了。君子三年不習禮儀，禮儀必然敗壞；三年不學樂理，樂理必然荒廢。去年的舊穀已經吃完，今年的新穀已經起用，鑽木取火的木柴都已經換新了，可見守喪一年就可以了。」孔夫子說：「居喪期間吃米飯、穿錦衣，你能安心嗎？」宰我說：「我能安心。」孔夫子說：「你能安心就去做。說到君子居喪期間，吃美食也不覺得甘美，聽樂曲也不覺得快樂，居華屋也不能安心，所以不敢去做。」宰我退出後，孔夫子說：「宰予真是不仁啊！孩子出生後三年，才能離開父母的懷抱。這三年的守喪期，是全天下通行的喪禮，難道宰予對於父母的關愛，有過三年的回報嗎？」從天子到庶人，為父母守孝三年的禮儀，自古以來都是不變的。

行孝由天子做起，以身作則而百姓必然效法而行孝，是以孔夫子在《中庸》說：「無憂無慮的人，恐怕只有周文王了吧？他以王季

為父親，以武王為兒子。上有父親開創基業，下有兒子繼承志業。武王繼承太王、王季、文王的基業，親自上戰場討伐紂王而得到天下，本身享有天下顯赫的名聲，尊貴地成為天子，擁有天下的財富，享受宗廟的祭祀，子孫後代都繼承他的功業。武王在晚年承受天命，得到天子之位。周公旦完成了文王、武王的德業，追封太王、王季為王，用天子的禮儀來祭祀周朝的先祖。周公所訂定的禮儀制度，適用於諸侯、大夫，以及士和百姓。父親是大夫，兒子是士，按大夫的禮儀舉行葬禮，以士的禮儀舉行祭禮。父親是士，兒子是大夫，按士的禮儀舉行葬禮，以大夫的禮儀舉行祭禮。守一年的喪禮，適用到大夫為止。守三年的父母之喪禮，適用到天子。因為守父母的喪禮，無論貴賤都是一樣的。」

百善孝為先，領導者能率先行孝道，百姓必然群起效法，使得家道因盡孝而和諧，必然能因齊家而使得國家治理上軌道，國強民富，富而有禮，世界太平是必然的結果。

47 則民易使也

【原文】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孔夫子說上位好禮　使喚人民就很容易
上不好禮民易作亂　使喚不從上位生氣

孔夫子說：「在上位者喜好禮教，那百姓就容易使喚了。」

「禮」是人間相處的潤滑劑，可以促進互相之間的和諧，並且是治亂的關鍵，因而老子在《道德經》第三十八章說：「當世人強調禮教時，人心的忠實誠信，已經非常薄弱。當禮教無法維持社會秩序時，恐怕世間的亂象就要開始了。」可見禮教對於治理國家的重要性。我們從本章孔夫子所說，知道禮教從上位者開始推行，必可達上行下效的效果，使得互相間懂得禮讓而社會自然和諧。我們可從《論

語》的篇章中來探討，以加強對「禮」的認識，自可於實踐禮教時，可更為深入而有效：

《學而篇》載：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又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又載：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為政篇》載：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又載：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八佾篇》載：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又載：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又載：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又載：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又載：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

忠。」又載：或曰：「然則管仲知禮乎？」子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里仁篇》載：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雍也篇》載：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述而篇》載：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泰伯篇》載：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又載：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子罕篇》載：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又載：顏淵喟然歎

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鄉黨篇》記述著平時生活中，食、衣、住、行，待人處事的禮儀。《先進篇》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顏淵篇》載：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矣。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也不敏，請事斯語矣。」《憲問篇》載：子曰：「若臧文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

《衛靈公篇》載：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又載：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蒞之，則民不從。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48 修己以安人

【原文】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子路請問君子條件　修己以敬孔子期勉
更上一層修己安人　修己安民堯舜尚欠

子路請問君子之道，孔夫子說：「修養自己以敬重他人。」子路又問：「這樣做就可以了嗎？」孔夫子說：「修養自己以安定他人。」子路接著問：「這樣做就可以了嗎？」孔夫子說：「修養自己以敬重百姓，修養自己以安定百姓，堯舜二帝恐怕還很難做到呢！」

本章從孔夫子回答子路請問君子之道時說：「修己以敬。」顯然這是成就君子之道的基礎，修好自己尊敬他人，這個社會自然就安定和諧。當能夠尊敬他人，使他人能夠心生歡喜而安心生活，這就是太平盛世的景象，這是君子治國的最高目標，這也是堯舜時代開創堯天舜日的願景，正如《大學》所載：「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

要成為一位君子，必先修好自己，然後普敬大眾，自然能夠內外

和諧，娑婆化成蓮邦。六祖惠能大師在《壇經》說：「善知識！自心歸依自性，是歸依真佛。自歸依者，除卻自性中不善心、嫉妒心、憍慢心、吾我心、誑妄心、輕人心、慢人心、邪見心、貢高心，及一切時中不善之行。常見自己過，不說他人好惡，是自歸依，常須下心，普行恭敬，即是見性通達，更無滯礙，是自歸依。」

自歸依是在平常生活面對人事物時，常要內觀淨化自己心性，使早日回歸清淨的本性，六祖惠能大師在《壇經》中以《無相頌》教導我們成就的方法：「依據宣說的佛法而能通達，使得心性能悟通，有如陽光照射虛空。只有傳授了悟本性的頓法，才能解脫塵世的糾纏，獲得破除邪知邪見的根本。佛法並無頓漸的分別，只因眾生根性迷悟不同，因而開悟見性有快慢的差異。只是頓悟見性的法門，愚癡的人無法了解。宣說佛法雖有萬般的差別，但總而言之，還是歸於一心。人有煩惱如居暗宅中，必須心生如日的智慧。邪念一來煩惱就到，正念一來煩惱就消除。如果能夠超越正邪而不用，就可以親證清淨本性

至無餘涅槃的境界。菩提是本來的自性，當起心動念時就起妄念。靜心在妄念之中，只要能正確使用，就沒有煩惱障、業障、報障等三障。世人如果修道，一切境界都不妨礙，能夠時常反省自己的過錯，就是與道相契合了。」

修道重要在修心，以達到淨化心性，在生活中要修人倫道以了業了愿，回歸到無極理天的本位；不要修人情道卻增加回天的牽纏與障礙，讓自己落入長時的輪迴。是以濟公活佛以《放下人情回原點》來鼓勵修道士：

人情包袱快放下，放下人情現真誠；
有為法是修人情，回歸自然回原點；
不要白來人世間，真誠的愛給眾生；
學與做持之以恆，守住自己初發心；
凡事都要剛剛好。